

《西遊記》醫案故事：本草「以毒攻毒」 藥理醫道的人文哲思*

王櫻芬**

〔摘要〕

在《西遊記》第 68 回到第 71 回，提到診脈開方的醫治故事，選巴豆具有毒性之藥，運用君臣佐使的調配，在身體羸弱沉痾之際，以毒性之藥作為醫治。本草用藥進入身體的行速、攻役、戰果，具有攻克的本事，有如將軍的攻役，特別是所選毒性之藥，能長驅的直搗，藥效峻利猛烈，具有破敵攻克的卓越功績，能發揮迅捷醫治的良好效果。歷代重要藥書皆貫上「本草」的命名，採取博物志的記述，「毒」在這樣的基礎，開發為藥之運用，可作為主藥的重要地位，發揮醫治的迅捷功效，成為治病救命之方。中醫藥理發展出「以毒攻毒」（以邪治邪）的治療思路，此是「邪」亦是「正」，所謂「正／邪」辨證，以二元的形式，卻不局限於其中，能含融二者而有超越對立的深蘊。傳統中醫對本草用藥不是理論性的技術施治，其內涵用藥之道的人文哲思。以文學探討中醫，選以《西遊記》入手，中醫提出「以毒攻毒」模式，《西遊記》提出「以邪治邪」方式。中醫從「毒」著眼，《西遊記》從「邪」著眼，這二者可看到相通模式的運作。本草具有毒性，能作為應天順人的將軍；妖魔也可以將功贖罪，助成取經能成羅漢成聖成佛。本草用藥進入身體的行效戰役，西遊歷難的「正／邪」攻防，這之間有著共通淵源的承傳演繹。《西遊記》以「物活」視角，將本草以故事化的生命敘述，透過文學的途徑，對本草的用藥之道，探討背後的宇宙觀和生命觀，及所運用「君臣佐使」配伍，「以齊其不齊，而成其所以齊」的調和之道。本草之毒雖列為下品藥，卻能為方劑結構的「君位」，能達至「破邪歸正」之功。所謂藥理之道，用藥進藥吃藥，治病養性養命，有著通向天人之道，在這裡文學內涵是如此，中

* 非常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悉心審閱和指導，惠予寶貴的修訂意見，使拙作能補正闕謬，特此深致銘謝。並承蒙《文與哲》編輯群精詳校審，謹申謝忱，不勝感荷。

** 廣東肇慶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醫藥理醫道亦如是。

關鍵詞：醫案、本草、以毒攻毒、正／邪、祛邪輔正

一、前言

在《西遊記》第 68 回到第 71 回，¹提到診脈醫病的故事。那是唐僧徒眾來到朱紫國，悟空以金線懸絲診脈，按在君王的寸關尺位的切脈辨證，由脈象診查出身體病況，並開出對症的治療藥方。這則醫案故事以巴豆和大黃為主藥，就藥具有峻利特性，以祛除淤塞治療疾病。

這段精彩的描述，文學裡融入中醫，以故事記述整個的治療，情節看似趣味，其實深涵中醫診治的用藥和藥理之道。從文學探討中醫，選以《西遊記》入手，中醫提出「以毒攻毒」模式，《西遊記》提供「以邪治邪」方式。中醫從「毒」著眼，《西遊記》從「邪」著眼。討論「毒」的問題，中醫採取「以偏攻偏」、「以邪治邪」，及配伍結構「破邪歸正」的運用，在《西遊記》可看到共通模式的運用。《西遊記》以故事的書寫，本草具有「物活」的生命特性，整個突顯「邪」為焦點，重要角色多是「妖邪」，所謂「以邪治邪」，孰是正孰是邪，這裡的「正／邪」模式，不是二元的對立，其為「邪」卻能助成「正道」大功，對「正／邪」辨證，包括對「邪」的理解、「邪」成為攻役的主力、正邪衝突的化解，及相互調和的制衡，「正／邪」背後有著豐富的深蘊。

古代文人具備基本的中醫素養，可從文學作品看到，對藥用的草本植物書寫，及針對疾病用藥開方的描述。這其中例如藥名詩，成為專門的體裁形式，以詩創作高峰的唐代，在《全唐詩》中，藥名詩占各詩體的半數之多，詩作品內容廣泛的開拓，用來寫景、抒情、懷鄉、念舊、思友、寫志。²此可見古代文人對中藥草本的嫻熟，藉以發揮在不同主題上，這些創作不只是個人才學的偶一記述，而是可歸在文仕通醫，及整體中醫特性來瞭解。即便是當成娛樂的有趣記事，例如以《西遊記》為例，第 36 回的藥名詩，將九味中藥放入詩裡，巧妙以藥名描述與取

¹ [明]吳承恩著，徐少知校，周中明、朱彤注：《西遊記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6 年），頁 1215-1284。

² 孟揚提到：「在《全唐詩》中，藥名詩在各種詩體中占據了 54.55%，藥名詩人占到了 33.33%，而這一比例在先秦漢魏南北朝時均為 16.67%，僅是有藥名詩留世的詩人就有 50 多人。」這個統計比例可看到，以藥入詩的相關記述，在唐代有很大的發展，就敘述技巧和主題內容，對後代有很大的影響性。此可參見孟揚：〈唐代藥名詩的特徵及對後代的影響〉，《華夏文化論壇》第 24 輯（2020 年第 2 期），頁 56-63。

經相關。³另外，其他回數提到用藥的相關情節，例如第 70 回提到內丹修行運氣的法、第 71 回提到德行全修可永駐容顏、第 73 回提到製成的毒藥可使人中毒身亡、第 78 回提到藥材有藥引子的概念等。就這些描述來看，《西遊記》兼有中醫藥學及道教內丹學的知識，及哲思工夫修行，整個一體涵容，《西遊記》展現如此跨域整合，發揮創意的敘事，使之巧妙融合進文學小說體裁，編述出有趣的故事情節。

本文主要針對中醫的探討，所選第 68 回到第 71 回，與其他用藥情節的不同，這裡不是片斷零星，而是有完整對病疾的醫治始末，更加周詳的記述，可看成故事型的醫案，亦可展開深論的探討。針對病疾的醫治，從切脈開始，循此診斷出病症及開出藥方，並說明藥劑的配伍、藥材的藥性，及用藥的思維。這裡可看到，病的醫治不只是「症」，而是「證」，是「辨證論治」，而不只是「辨症論治」。另外，這段敘述的最大特點，可提以「毒」的探討，所選毒性本草作為君藥，對於下等藥可以作為君藥，可思考中醫用毒的思維。

死生是人之大事，病與醫的關係，就醫療的現代化進程，西醫以世界霸主的全球化拓展，⁴中醫面臨如此嚴厲的挑戰，如何不只在技術性研發與設備更新，而可探溯文化深蘊的內涵，從這裡探發獨有的醫療之學。本文的討論，以文學的切入，就所承源共同文化背景，循此作為跨域的銜接，透過文學提供進入中醫堂奧的入門。以文學的進路，就中醫本草用藥，可引於生命向度的思考，此對應當今世界潮流的物化主義，當整個醫學主流朝向「物用」的趨勢，身體以物質性的把握，醫院以各種檢測儀器的物質性場所，醫療發展成精進設備的物用技術，醫學把藥視為物質的科技研發，當整個視角淪為物化思維，就醫療論醫療時，如何不

³ 在《西遊記》第 36 回的藥名詩，引入 9 種中藥，包括益智、王不留行、三棱子、馬兜鈴、荊芥、茯苓、防己、竹瀝、茴香，藉用這些的藥名，書寫與唐僧取經相關，記述取經的出行、路途收三徒、過程中的艱辛、求經功成的盼望。第 36 回的藥名詩，可參見〔明〕吳承恩著，徐少知校，周中明、朱彤注：《西遊記校注》，頁 662。

⁴ 所謂「現代醫學」，就目前的情況，指的是西方醫學，發展具備普世性。西方醫學取得獨強的優越領導地位，《帝國與現代醫學》提到這與西方殖民統治的擴張，及 19 世紀以來國族主義運動的密切關聯。就殖民統治的期間，在當地所培養的醫療人才，成為殖民地新興的資產階級菁英，並且在其後的國族建構過程擔任重要角色。前殖民地或次殖民地，在政治上取得的獨立之後，現代醫學更是成為「現代化」運動的重要一環，也是各地本土精英掌握現實利益和文化霸權的有效手段。可參見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頁 2-15。

味惑於現代化進程，而能回歸接承文化本源，使中醫繞進文學，希望搭建中醫人文哲思探述的嘗試。

中醫本身作為醫學，不是僅憑臨床的治療，除了醫治與用藥知識，其內涵豐富的文化哲思，此根承於傳統的宇宙觀、身體觀、與生命觀，由此奠立整個中醫厚蘊的豐富開展。本文以「毒」的切入，對於「毒」的思考，在「正／邪」架構，中醫發展出「以毒攻毒」及「祛邪輔正」的醫治。本草的用藥之道，聚毒可供醫事，如此用「毒」的文化，「毒」不是僅憑字面只視為有害性，用「毒」治療在中醫有著千年傳統，此是直接用在臨床指導的基本原則，如此的用藥思路，其背後與文化思理密切連結。從文學探發中醫，藉《西遊記》為橋樑，探源所內涵的文化哲思，及對生命的思索，就「中醫—文學—思想」關連，思考跨域的整合。

二、從切診脈象到用藥的開方

《西遊記》這則醫案故事，由寸關尺的切脈開始，透過脈象切診出身體的病況，並開出對症的治療藥方。依故事的精彩描述，其脈象「強而緊、澀而緩、芤且沉、浮而滑、遲而結、數而牢」，由此知悉身體有著心痛、肌麻、小便赤、大便帶血，有內結經閉、宿食留飲、煩滿虛寒相持等一連串的病況，進而提出病因：由驚恐憂思而起，病名是「雙鳥失群之症」，所開出的治療用藥：大黃、巴豆、鍋灰、馬尿、無根水。這裡運用君臣佐使的方劑結構，以故事趣味說解這些藥性和作用。這帖方劑以大黃和巴豆為主藥，以鍋灰、馬尿為輔，製成烏金丹，以無根水進藥送服。朱紫國王吃了三次烏金丹，腹中作響在淨桶排了幾次，污穢裡有著一團糯米飯塊，藥把病根給排了下來，喝了米飲又吃了米飯，不久整個人心胸寬泰、神清氣爽，身體有了朝氣和活力，病好了的朱紫國王，感謝悟空的醫治，安排盛宴酬謝唐僧師徒。

這則醫案的故事，從切診脈象到開立醫治之方，在身體羸弱沉痾之際，用具有毒性之藥作為主治。本文探討的進行，先就切診的把脈來看，就「脈—身體」的視角，溯源「氣」的身體觀，並就東西方作比較。中醫的「脈」與西方「脈搏」是不同的，栗山茂久（1954-）提到中醫把握到的「脈」，是氣之流動的脈象，注重感受血氣於皮膚平行的流動，而不是西方解剖學所認知的血管和脈搏，由心臟推出血液的舒張與收縮的垂直運動。⁵西醫講的脈搏，可精確客觀計數；⁶中醫講的

⁵ 栗山茂久：《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臺北：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1

脈，是氣之流動，無法用數字表達，歷來脈書在解說脈象時，以圖像線條或詩的語言等描述。⁷中醫對身體的掌握，例如脈象、經絡、臟象等，皆無法明確具體的陳述。脈象用語看似模糊性，⁸經絡的不可見，⁹臟象說並不是真實解剖看到的實貌。¹⁰

年)，頁 54-57。

- ⁶ 西醫定義「如何是健康的身體」，定出標準化數值。王唯工提到西醫「對身體各部位做解剖的定義，全身二百多根骨頭都有規格的長度及寬窄。肌肉、軟骨、韌帶各有其結構、色澤、彈性。血液中各種成分，血球、血小板、血色素酸鹼值濃度、抗體、荷爾蒙、元素……所有成分都有其定義範圍。再加上 X 光、MRI、PET、內視鏡、超音波……。西醫的優點是標準化、精確又客觀。」可參見王唯工：《氣的大合唱》（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頁 64-65。
- ⁷ 〔晉〕王叔和著《脈經》是脈學的權威彙編，在序言裡提到「脈理精微，其體難辨，弦緊浮芤，輾轉相類，在心易了，指下難明。」所分 24 種脈相：浮脈、芤脈、洪脈、滑脈、數脈、促脈、弦脈、緊脈、沈脈、伏脈、革脈、實脈、微脈、瀋脈、細脈、軟脈、弱脈、虛脈、散脈、緩脈、遲脈、結脈、代脈、動脈。檢視這些的脈象，就各個的精微辨別，所用的描述語詞，較屬於主觀感受的知覺，有些則借用譬喻式的心領神會，無法有客確、明確、具體性。見〔晉〕王叔和：《新版王叔和脈經》（臺北：文光，1992 年），序、頁 1-3。一直到清代的脈書仍可見對脈象的描述仍是很詩意的、模糊性的。例如〔清〕李延是《脈訣匯辨》提到的脈象：滑脈——「替替然如珠之圓轉」；澀脈——「如雨沾沙」；緊脈——「如切繩轉索」；散脈——「如楊花散漫」；任脈——「寸口丸丸」。從這些對脈象的描述，可看到脈象的不可言傳，窮於語言的描述，只能姑且借用形似以揣摩其中玄妙之理。見〔清〕李延是：《脈訣匯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第 99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298。
- ⁸ 就脈的掌握，孫小淳說：「中醫的『切脈』不是在感覺血管的漲動，而是在觸摸血氣的流動。而且脈不僅僅是和心臟相連，還是和所有的五臟六腑相連。因此，不同位置的脈就提供關於人體不同部位的信息。……中醫對脈象的描述常常是對手指下觸摸脈的感覺以及切脈者的想像的描述。也就是說，中醫描述的是『脈象』，而不是『脈』。真正的『脈』是不可名傳的。」孫小淳指出脈象的主體性感覺和想像的描述，而這正是西方認識論傳統所不能容忍的。中醫描述脈象時使用意義含糊的比喻性語言，語言的無法明確表達，這是語言的問題，不是脈本身的問題，這不影響中醫脈學的發展，醫家能用自己的實踐慢慢揣摩脈學這些經典的描述語詞。孫小淳：〈栗山茂久著《人體表象及希臘、中國醫學之趨異》〉，《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20 卷第 3 期（2001 年 7 月），頁 279。
- ⁹ 湯淺泰雄提到中國醫學對人體的基本掌握方式是「氣」，氣的能量最主要表現的是「經絡」，在皮膚表層下方看不見的通道中流動著，這些看不見的脈管系統，組成整個人體能量場的複雜系統。然而經絡系統無法經由解剖學方式認識，因此西方醫學進入到東亞國家後，經絡或氣便被認為是不合理而遭到否定，甚至被取代而退出主流的醫學體系。湯淺泰雄著，盧瑞容譯：〈「氣之身體觀」在東亞哲學與科學中的探討——及其與西洋的比較考察〉，《中國古代思

這些看似無法精確、無法數值化，其實也正是特色所在，中醫與西醫有完全不同的身體觀把握。

從脈象掌握身體內部臟腑，《難經正義》提到：「十二經中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十二經中，固各有動脈，惟人之寸口者，為諸脈之所始所終，誠脈之大會也。」¹¹張介賓（1563-1640）曰：「經脈流通，必由於氣，氣主於肺，故為百脈之朝會。」¹²這裡指出寸口是脈之大會合，氣之行徑始於肺而終於肺，肺為氣的出入門戶，寸關尺的位置，是百脈朝向肺的大會口，整個全身經絡榮衛，和五臟六腑氣象，於這個大會合的辨析探證。

寸口又稱為氣口，這是對「氣」的掌握，脈象是對「氣」之象的描述，「氣」本身既是物質，也是生命現象，又具備神理，因此，脈的無法言傳，是對「氣」的無法言傳。許叔微（1079-1154）曰：「脈之理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凡可以筆墨載，可以口舌言者，皆跡象也。至於神理，非心領神會，焉能盡其玄微耶？」¹³脈象無法言傳，非秘而不言，只是難以名狀，所描述的只是跡象，只能借相似構形加以揣摩。

氣脈的運行，隨氣息之出入，一呼一吸，上下周匝，循序漸進，流行三焦，灌溉百骸。太過及不及，都是病兆。《西遊記》這則醫例故事，在還沒見著的身

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年），頁75-76。

¹⁰ 唐雲提到：「中醫學上五臟的概念並不同於解剖學上五臟的概念。中醫的肝、心、脾、肺、腎，並不單單指這五個臟器，而是包括了和這五個臟器有關聯的各個系統的功能。……比如說中醫學上的『肝』實際上包括了現代醫學部分神經系統、消化系統、循環系統等的功能，『心』實際上包括了部分神經系統和循環系統等的功能，『脾』實際上包括了消化系統的功能，『肺』實際上包括了呼吸系統和淋巴系統等的功能，『腎』實際上包括了內分泌系統、運動系統等的功能。」中醫對五臟的掌握，不是就個別的單獨存在來說，而是臟器與其他組織密切關聯的連結，從這樣的關係發展出整體的治療。引自唐雲：《走近中醫：對生命和疾病的全新探索》（臺北：積木文化出版，2004年），頁28。

¹¹ 《難經》提為春秋秦越人所撰，相傳與扁鵲有關，此書在《內經》醫理的基礎，共提八十一難題，以問答形式的記述。引文可見〔明〕馬蒔：《難經正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第98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1，頁556。

¹² 〔明〕張介賓：〈食飲之氣歸輸藏府〉，《類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卷3，頁31。

¹³ 〔宋〕許叔微這段話，引自〔清〕李延是：《脈訣匯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第999冊，卷1，頁298。

體時，透過故事趣味的懸絲把脈，以脈象作為診療的起首式，透過脈象把握氣脈運行，在寸關尺部位，連通到五臟六腑，反映出身體的病恙。就局部與整體間，局部的不同症狀，又同時牽動整體。中醫論治的思路，是整體的思維，由氣之通貫整個身體的把握，而不是「局部」之「症」的處理。診脈的深入臟腑經絡，就辨得病證之陰、陽、表、裡、寒、熱、虛、實，探證整個身體病恙，包括生理臟象、疾患症狀、病理類型，並予以調整的施治。這個醫案在辨證後的施治，所選毒性之藥作為主治，這不是單一個特例，而是中醫整個體系發展出用毒的傳統，從「毒」的切入，以下對這些問題的展開再作探討。

三、本草用毒的傳統——「毒」之藥性與醫治

中醫歷代重要的藥書，都貫上「本草」命名，這些藥書將植物、動物、和礦物類，幾乎整個天地大自然，一草一木一石等都列入為藥，「毒」在這樣的基礎，所開發為「藥」的運用，有何文化意義？

中醫藥書的發展，就「毒」的使用，可看到整個脈絡對此的傳承。溯源這個脈絡，在《周禮·天官》就有記述：「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¹⁴又如《黃帝內經·素問》在〈湯液醪醴論〉提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針艾治其外也。」¹⁵在〈臟氣法時論〉：「毒藥攻邪，五穀為食，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¹⁶這些較早的典籍就提到毒可用來攻體內病邪以治病。又如醫聖張仲景（150-219）《傷寒雜病論》，這其中的載方，也有近四成記載有毒的藥物。¹⁷本草系列的著作，現存最早的《神農本草經》記述下品藥多具毒性，¹⁸其後唐代《新修本草》，宋代《證類本草》，及明代《本草綱目》，這些歷代的重要藥學

¹⁴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臺北：中華書局，1981年），頁666。

¹⁵ 楊維傑編譯：〈湯液醪醴論篇〉，《黃帝內經素問譯解》（臺北：樂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頁114。

¹⁶ 楊維傑編譯：〈臟氣法時論篇〉，《黃帝內經素問譯解》，頁204。

¹⁷ 周榮易、王嬌嬌、韓新民：〈對中藥毒性問題的思考〉，《時珍國醫國藥》2016年第7期，頁1680。

¹⁸ 《本草經集注》序錄提到「下藥一百廿五種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年），卷1，序錄，頁7。

著作，把本草具有毒性特別加以標記。整個藥書體系可看到運用毒之發揮，就配伍、或炮製、煎法等方式，作減毒及增強藥效的運用。

就「毒」的思維，所謂本草的「毒」，對其意義的溯源，許慎（約 58-約 147，一說約 30-約 124）《說文解字》曰：「厚也。害人之艸，往往而生，從中，從毒。」¹⁹段玉裁（1735-1815）注曰：「厚，……毒兼善惡之辭，猶祥兼吉凶，臭兼香臭。」²⁰《說文》先從「厚」意義來說，段玉裁的注解也循此加以闡發，從本草的屬性並兼有善惡作解說。針對毒善用其偏性，作為發散、收束、緩解、固堅、軟化等醫治，張介賓在《類經·疾病類·五臟病氣法時》曰：「藥以治病，因毒為能。所謂毒者，以氣味之有偏也，……氣味之偏者，藥餌之屬是也，所以去人之邪氣」。²¹《類經·論治類·治病必求於本》曰：「毒藥，謂藥之峻利者。」²²所謂毒性，是就本草偏性，取其屬性的峻利，採以偏攻偏的方式，運用藥性的偏性，攻病恙之邪。

毒藥峻利特性，可害人可治人。害人者，史書典籍不乏這樣的記載。²³在醫藥

¹⁹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蘇寶榮今注：《說文解字》今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0。

²⁰ 同前註。

²¹ [明]張介賓：〈五臟病氣法時〉，《類經》，卷14，頁49。

²² [明]張介賓：〈治病必求於本〉，《類經》，卷12，頁22、26。

²³ 史傳故事裡提到本草藥毒害人的故事，例如鳩酒的毒害，在《左傳》和《國語·晉書》提到驪姬害死太子申生的事件：「驪姬受福，乃寘鴆於酒，寘堇於肉。」在魯僖公四年晉獻公的寵妾驪姬夫人，為了使自己的兒子奚齊能立為太子，以鴆酒和堇欲加以毒害太子申生。（書裡的下注：「鴆，古代傳說的一種鳥，其羽毛有劇毒。」「堇：草藥名，又稱烏頭，其莖和葉、根均有毒。」）參見[春秋]左丘明撰，鄒國義、胡果文、李曉路譯注：〈晉語二〉，收入《國語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8，頁240。在《史記·呂不韋列傳》也提到呂不韋飲鴆而死。參見[漢]司馬遷撰，李翰文整理：〈呂不韋列傳〉，《史記》第5冊（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頁2265。另外，又如《漢書·外戚傳上》記述附子的毒害。在漢宣帝時霍光之妻為了使自己的女兒能成為皇后，與女醫淳於衍串通要謀害許皇后，在這段的引文「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附子是熱藥可治病體之寒涼，然而用之不慎會成為毒害人之劑丸，其引發體內變化之快，使皇后一吃頭岑岑其後崩死而亡。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外戚傳〉，引自《漢書彙證》，總冊卷97上，列傳卷67上，收入《四部文明：秦漢文明卷》第13冊（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卷67上，頁340。

書裡，更是提到本草不慎使用造成性命之危，例如《金匱要略·菓實菜穀禁忌第二十五》：「礬石生入腹，破人心肝，亦禁水。商陸以水服，殺人。葶藶子傳頭瘡，藥成入腦，殺人。水銀入人耳，及六畜等，皆死。以金銀著耳邊，水銀則吐。苦練無子者，殺人。凡諸毒，多是假毒以投，元（无）知時宜煮甘草薺芎汁飲之，通除諸毒藥。」²⁴這裡舉礬石、商陸、葶藶、水銀、苦練等會致人於死，故要特別注意使用的禁忌，及化解毒性的方法。在唐律上已定出用藥毒害的刑責，《唐律疏議》卷 18 對於「以毒藥藥人」的記述，疏曰：「凡以毒藥藥人，謂以鳩毒、冶葛、烏頭、附子之類堪以殺人者，將用藥人、及賣者知情，並合科絞。」²⁵鳩毒、冶葛、烏頭、附子具有毒性，會致人於死，已受到社會關切而定出處罰的刑責。本草藥毒能害人也能醫治，用毒作為中醫治療的重要綱領，有整個配伍運用，及加工後製的處理。古代文人具備中醫用藥認知的普遍素養，例如《鶡冠子》：「積毒成藥，工以為醫。」²⁶《淮南子·繆稱訓》：「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²⁷在先秦到漢代間典籍可看到醫者善用毒性治療病疾的記述。本草用毒的醫治有著千年的傳統，清代的鄭欽安（1824-1911）提到：「病之當服，附子、大黃、砒霜，皆是至寶。病之不當服，蔘、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²⁸附子、大黃、砒霜，皆是易致人死的毒藥，也是調治醫病的至寶。所謂「毒」，雖然具毒害性，然能善用其鋒利屬性，針對病疾就本草屬性的調理與制衡得宜，即能治邪、醫邪。

例如奠立中醫基礎的《黃帝內經》，²⁹已經有對於毒使用的記述，所涵括的層

²⁴ [漢]張機撰，[晉]王叔和集，[宋]林億等詮次，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新編金匱要略方論三卷》，收入《四部文明：秦漢文明卷》第 33 冊，卷下，頁 70。

²⁵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卷 18，頁 1304。

²⁶ 黃懷信：《鶡冠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82。

²⁷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066。

²⁸ [清]鄭欽安：《醫法圓通》，《鄭欽安（壽全）醫學三書》（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 年），卷 1，頁 160。

²⁹ 《黃帝內經》為中醫體系現存的最早理論之作，山田慶兒指出：「中國醫學形成於戰國至東漢之期，即西元前四世紀至西元二世紀之近乎六百年間。換句話說，使中國醫學真正成為獨特之醫學的要素，此間已全部出現，構築了自己的體系。……漢代以前的醫書，或與醫學有關的文獻蕩然無存。最古的醫學書是到西漢末才開始編纂的《黃帝內經》」。此引自山田慶兒著，廖育群、李建民編譯：《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頁 4-5。

面，就「毒—疾病」關係，說明醫治疾病的用藥、配伍、劑量；並也關注到「毒—患者」關係，在〈五常政大論〉提到：「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³⁰此以患者身體的強弱來決定用毒厚薄的程度；另外，「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³¹這裡提到用毒治療的觀念，毒是在攻克病邪，而不是在調養身體。所謂攻克病邪，重點在於攻克，所要旨在使自身恢復調養的能力。因此，毒的使用，不是完全攻克一盡到底，而是依據毒之強弱，適時調整服用的時期。大毒治病，病去十分之六，就不可再服；一般的毒藥治病，病去十分之七，就不可再服；小毒治病，病去八分，就不可再服；沒有毒的藥，病去九分，就不可再服了。穀肉果菜看似平常平易平凡，然此可長可久能養身，而不會傷其正氣。整理這裡的重點，只要是「藥」，都是不能一直吃長久的，藥是針對治病，而不是養身。毒作為治病的有效方，例如用大毒者，攻克病邪去了六分，這即是有效方，此則就應適時的停用，以「四／六」比例，病邪還有四，正氣有六，以正與邪的四六比例對役來恢復身體，而隨著身體病程的發展，機動性調整毒性程度，分為大毒、常毒、小毒、與無毒，作為適時的運用而攻疾病之恙。

傳統藥書用本草的醫治，發展出用毒以攻克病邪；所謂藥之毒，運用其峻利偏性以治病，以其偏性的強弱，分成有毒、無毒，及毒的大小，這與現代藥學，對藥的毒性概念已完全不同。「現代中醫藥學理論認為，毒性是藥物對機體所產生的嚴重不良影響及損害，是用以反映藥物安全性的一種性能。毒性反應會造成臟腑組織損傷，引起功能障礙，使機體發生病理變化，甚至死亡。……傳統中藥毒性知識的形成，基本上是透過在人體使用的經驗與嘗試，概括了中藥的偏性（藥性）及治療效應，藥物的安全特徵（有毒、無毒），及在特定條件下對機體的損害。與現代的中藥毒性概念中，所謂引起功能障礙、病理變化及死亡的內涵並不完全相同。」³²現代藥學受西醫的影響，對藥物的毒性觀念，從所引發的副作用為著眼，與傳統中醫所著眼於藥物本身特性，這二者間有著根本的差異。前者著眼於藥對人體造成的不良反應或損害來說；後者從藥材的藥性本身，藥性是就氣特性的掌握，並發展出以毒的治病。就現代人來說，對藥之毒深具恐懼和害怕的負

³⁰ 楊維傑編譯：〈五常政大論〉，《黃帝內經素問譯解》，頁 570。

³¹ 同前註，頁 571。

³² 黃信麒、蔡忠志：〈「藥」與「毒」——本草學「毒」性觀念的歷史回顧與記述模式的幾點反思〉，《中醫藥雜誌》第 25 卷第 2 期（2014 年 12 月），頁 267-271。

面心理，無能俱備對中醫認知的基本素養，無法瞭解本草何以用「毒」治療，此反映西醫為主流強勢下，一般人與中醫傳統文化幾乎斷裂了關係。

本草藥書的體例，以博物志書寫的方式，幾乎物物皆可入藥，只是在如何運用而已，小到只是豆子、枝葉、鍋灰，天落水……，皆可作為藥用，並且將毒作為主治的重用。本草用藥的核心理論，所提出四性說，四性又稱四氣，四氣概括寒熱溫涼屬性。此將「物」—「性」—「氣」關連，就中藥的方法理論，講性味、歸經、升降浮沉、毒性，這些皆以氣為主導，辨析寒熱證，運用藥的屬性，針對藥氣味峻利的偏性，加以調理活絡全身氣血與臟腑功能。《西遊記》這則醫案故事，取巴豆和大黃為主，所關涉藥性的運用，包括性味、沉降、歸經、及毒性等。探究這些藥性的原理：（1）四性（四氣），以藥的寒熱溫涼四性，以寒涼治療熱症，以溫熱治療寒症；（2）五味，藥的酸苦甘辛鹹五味，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軟；³³（3）升降沉浮，升是指上升，降是指下降，沉是指下行泄利，浮是指上行發散；（4）歸經，以藥物對特定部位的走向，所發揮作用的效果；（5）毒性，就藥所具有的偏性，以祛除邪氣，以毒攻邪，治療疾病。這些可歸以「氣」的展開，就本草具有氣之特性發展出醫治藥用之則。「藥物有自己的『溫度』」與味道，再補充升降浮沉（方向）、歸經（作用部位）、毒性說明、主治（特長）等信息，立刻鮮活如有生命一般。」³⁴本草具備生命特性，不是物質的材料，這可溯源於文化內涵，氣化大地的生命觀。以下先就「氣」內涵作探溯，再回到這則醫案的醫理和藥性作討論。

四、氣化宇宙論的自然觀與故事角色的文化溯源

本草的性味說，與氣的密切關連。對於「氣」的溯源，先秦時代「氣」論乃是各家思想共同的關注，經過不斷的擴充，具有綜合性意義，可以涵括自然界氣象、體內血氣、修煉身體的行氣、大地風水能量之氣、及解釋宇宙生成的過程、和作為生命現象的特質。丸山敏秋（1953-）指出中國古代的「氣」概念：「到了

³³ 有關本草的五味可對應於身體五臟的醫治，例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楊維傑編譯：〈藏氣法時論篇〉，《黃帝內經素問譯解》，頁 194-195。

³⁴ 范亞昆主編：〈本草進化論〉，《地道風物》（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頁 170。

戰國時代，所謂『氣一元論』的世界觀便誕生了。」³⁵氣概念為中國古代思想的核心元素，於文化各向度的開展，可以看到具有的關鍵地位。這樣的氣化宇宙論的天地自然觀，氣貫注於天地萬物，自然萬物皆有生命氣象，這不是物質地理環境的資源概念，而是具有生生氣息的大地自然觀。

透過《西遊記》故事，可探討所演述這樣的自然觀，本草以生命角色的上場，故事敘述的大地空間，是氣化萬有的生生場域，植物的、動物的、昆蟲的、土地等，物物各具獨特生命姿態。《西遊記》的身體觀，以「氣」為本質，形成「流動身體」特性；所詮釋西天之路，為生命能量的氣化大地；《西遊記》演述「氣」的存有論，從「身體—氣—味—氣勢」，展現氣流動之身體特性。³⁶故事敘述的主要空間——西天之路，「西天之路」（小空間）表徵「天地自然」（大空間），這是生命氣息的氣化大地，以「妖」主題為例，多數的妖由大地化蘊而生，從凝聚生命意識，到獨特的生命個性，³⁷到營造出具有特色的妖景域。³⁸氣通貫流注山

³⁵ 丸山敏秋著，林宜芳譯：〈中國古代「氣」的特質〉，《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年），頁159。

³⁶ 《西遊記》以「氣」為本質的「氣化流動身體觀」，透過「風」流動特性的展現，「風」是「氣」的具體化表現，更能體現氣化流動的身體觀，就《西遊記》對此的發揮，以下分這四項的說明：（1）身體化成為風；（2）吹入進去的氣而得生；（3）身體之「味／氣／勢」；（4）使風術的運作。對上述要點的闡述：（1）身體化成為風，不管是神佛和妖精，在移動的瞬間，身體不是消失而是質變為「風」形式，以「風」（氣）形式的移動。（2）吹入之氣而得生，或增強身體機能的活絡，或碎裂的物品能完好修復，甚至於把幽冥界的魂吹化為氣可以便於帶回陽間，「氣」具有修復、增強、甦活的特性。（3）身體之「味／氣／勢」，身體有「氣」之存在，氣會散發出「味」（氣味），氣勢強者會感染周遭受到影響，如修德道僧有祥瑞之氣，惡人頭上黑氣凝聚，妖精使周圍有著陰寒的冷氣。「氣」以「味」形式，個體生命有氣性的特質。（4）使風術的運作，風具有流動特性，「風」裡有「氣」的貫注，「氣」的宇宙特性，使「風」不只是地域上流動的風，而是具有宇宙特性，例如使風術最強的黃風大王（第21回）為例，黃風大王練成三昧神風，鼓起的風勢能振動四方無盡，使人間、天域及冥域受到影響。《西遊記》演述「風」（氣）的存有論，身體具備「風」（氣）特性，體現氣化流動的身體觀。對於上述的整理，引自拙著：《「身體場域」的「大地行旅」——以《西遊記》「西天之路」作探討》（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頁186-189。

³⁷ 例如植物類，如檜松栢樹有雅好詩作的癖好；例如昆蟲類，如蜘蛛、蠍子可以成精，練成厲害武器的蜘蛛絲、一柄三股鋼叉；例如動物類，如老鼠、狐、鹿、熊、獅等有攝人及造亂的本事；又例如故事裡主角之一的悟空，對其有較著重的描述，悟空由石頭化生，從石頭、石猴、猴、美猴王、禦馬監的弼馬溫、齊天大聖、隨唐僧取經的弟子、歷劫功成的鬥戰勝佛。

川自然，大地蘊化生機氣息，西天之路空間演述氣化生生的自然。對《西遊記》「妖」的探述，所內涵豐富的文化承源，除了氣化宇宙論關連，往上可再追溯原始信仰「萬物有靈」思維，往下可探發外來文化例如印度宗教及故事的影響，可看到文化發展的多元性，對妖形象特性的豐塑。

上溯自原始思維來看，泰勒（Sir Edward Tylor, 1832-1917）在《原始文化》提到，原始人認知的大自然為「萬物有靈」信仰，自然裡居住並且充滿著靈物。³⁹弗雷澤（Sir James Frazer, 1854-1941）《金枝》提到原始所認知的自然具有「靈魂」，他用體內有個「小人」、「小我」來描述自然物有其靈魂。⁴⁰這些提到先民認知的自然，具擬人化及人格化的精神特性，是物活的、是有靈魂的。泰勒提到「萬物有靈觀，由靈魂的學說發展到較為廣泛的關於精靈的學說，從而成為完整的自然宗教的哲學。」⁴¹泰勒指出原始思維的發展，從各種的精靈說，到哲學形式的闡述。精靈說在後續多元的展開，例如宗教上的鬼神信仰，鬼神與靈魂觀緊密相關；又例如政治上由巫召喚山川精靈進行占卜吉凶；又例如文學上的精怪（妖精）敘事；又例如民俗上對自然神秘的妖邪傳說等，都可溯自如此承源的開展。⁴²

這一路的歷劫，從石頭的化生，到最後成佛，故事的宇宙時空軸，開展生命生生精進的歷程。這些精怪詮解「物」思維，至大至小，有著生命的主體性，有個性、情性、及本身發展的道路。修煉有成的仙道或妖魔，有著飛天遁地的本領，身體可以如風般的流動特質，可以來去如風，表現氣之流動的身體特性。

³⁸ 《西遊記》的「西天之路」，為生命氣息的氣化大地，以「妖」及「妖域」為例，小說裡敘述各種物類（動物、植物、水族類、白骨……等）修鍊成精，有不同的個性表現。對妖域的敘述，在天地大化的風調雨順秀麗處，越有蓬勃的生機，對「妖境」／「仙境」（福境）的描述，常是無有太大差別的。「妖境」不亞蓬瀛（白面狐狸的清華仙府），也是個洞天福地（金鼻白毛老鼠精的無底洞），乃五環之福地也（玉兔精的毛穎山兔穴）。有些的妖特別營造出空間具有風格，於自然美景空間，創設有屬己的特色。《西遊記》展現氣化大地蘊育萬物的生生創化。上述的重點整理，引自拙著：《「身體場域」的「大地行旅」——以《西遊記》「西天之路」作探討》，頁 189-191。

³⁹ 愛德華·泰勒著，連樹聲譯：《原始文化：神話、哲學、宗教、語言、藝術和習俗發展之研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 341-688。

⁴⁰ 弗雷澤著，汪培基譯：《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上）》（臺北：久大文化、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頁 275-277。

⁴¹ 愛德華·泰勒著，連樹聲譯：《原始文化：神話、哲學、宗教、語言、藝術和習俗發展之研究》，頁 493。

⁴² 對於精靈（精怪）說，表現在志怪小說上，劉苑如提到：「六朝志怪上承古神話傳說、先秦

就《西遊記》的妖邪，往下可再探溯受本土思想和民俗傳說，及外來宗教、故事的影響。例如《西遊記》故事描述主角悟空由石頭化生，而就其角色形象的塑造，胡適（1891-1962）、陳寅恪（1890-1969）、鄭振鐸（1898-1958）、季羨林（1911-2009）等都提到與印度的淵源，印度史詩《羅摩延那》的哈奴曼，及佛教故事《六度集經》的彌猴，與孫悟空原型皆有著密切關連。⁴³魯迅（1881-1936）持不同意見，他認為孫悟空不是外來而是本土的，可溯自淮渦水神無支祁。⁴⁴蕭兵（1933-）分析孫悟空形象的傳承關係，提到孫悟空是個綜合的典型，既有傳統的、繼承的、移植的、外來的，更有創造的，本土的成份。⁴⁵再者，又例如唐僧坐騎的龍馬，在《西遊記》的描述，其原是西海龍王之子，這裡點提龍與河川的連結，何根海（1963-）對龍文化的研究，他提到河川是龍的自然初始原型，龍的意象整個發展到定型，從自然崇拜到動物崇拜到圖騰崇拜，可看到對大自然神聖化的發展過程。⁴⁶另外，妖的其他角色，與道、佛的關係，例如青毛獅子、青牛、金毛犼、

兩漢巫術、方士及術數等信仰，並接受本土道教與外來佛教的雙重衝擊，乃是探索中國神話思維、民俗信仰、宗教思想、哲學思想和主題學的重要資料庫，無論上溯先秦兩漢，下啟唐宋，都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就《西遊記》繼承六朝志怪小說的發展，集結為神魔敘事的代表，表現在「妖」上具有豐富內涵，可溯自原始思維以來，到神話傳說、巫術方士及術數信仰、及道教與佛教的關連。劉苑如之說，可見劉苑如：《身體·性別·階級——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14。

⁴³ 可參考胡適：〈西遊記考證〉，收入《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卷4，頁72-78。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收入《佛教與中國文學》（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頁281-282。鄭振鐸：〈西遊記的演化〉，收入《中國文學研究（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268-270。季羨林：〈《西遊記》裡面的印度成分〉、〈《羅摩衍那》初探〉、〈《西遊記》與《羅摩衍那》——讀書劄記〉、〈《羅摩衍那》在中國〉，收入在《季羨林文集：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第8卷（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95-99、230-231、262-263、299。葛維鈞：〈《西遊記》孫悟空故事的印度淵源〉，《明清小說研究》2002年第4期，頁36-43。

⁴⁴ 魯迅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編入《中國小說史略》最後的附錄，在其中第3講提到《西遊記》悟空的來歷。可參見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收入《魯迅全集》第9卷，1924年，頁327-328。

⁴⁵ 蕭兵：〈無支祁哈奴曼孫悟空通考〉，《文學評論》1982年第5期，頁81。

⁴⁶ 龍與河川的關係，何根海提到：「龍的濫觴、發展、流變、定型，經歷了一個自然初始原型，到次原型即動物原型，到多種圖騰動物特徵整合的歷史進程。」他提到河川是龍誕生的生態起點和自然基礎；蛇鱗蜥鱉是次原型，龍是蛇鱗蜥鱉河川動物化神靈的載體；由這些動物特

黃牙老象、白鹿精、九頭獅子、玉兔等，他們原是天地自然化育的生命物類，其後練就一身的本事，並與佛教系列的菩薩，或道教系列的天尊、老君等有關連，或為其座騎、或有親緣關係、或屬其門下。⁴⁷

上述對妖來歷及角色形象的塑造，可探源從原始思維到氣化宇宙論，到道教與佛教、與民間傳說，並也吸收外來文化，如印度佛經及故事的影響，可看到豐富而多元的承襲和淵源。這些神、仙、佛、道、鬼、妖，《西遊記》以角色化的演述，構設各自的時空場域，並將之交織在同時性的共在關連。林辰（1928-）提到「早在六朝時期，小說的神怪體系就已經初步形成了。但是，自六朝以來的小說神怪體系中的神、仙、佛、道、鬼、妖，基本上還是『個體』的，既沒有什麼聯繫，更沒有什麼隸屬關係。」⁴⁸《西遊記》總承六朝以來神怪小說的各類型並加以發揮，把精怪的、道佛的、神鬼、妖邪的、世情的，整個統合成互相關連的廣闊時空敘事世界。

以悟空為例，為大地之石的化生，故事情節的背後，可上溯自萬物有靈的「物活」及氣化宇宙論的自然觀，就其角色形象的塑造，可探發與佛經、佛教文學、印度神猴故事，及猿猴圖騰、民間傳說、唐傳奇、宋詩話、元戲劇等的繼承。⁴⁹就《西遊記》故事所述的悟空的生命歷程，從石、猴、猴精、妖精、僧徒、到功成

徵聯綴整合發展為龍圖騰形象，經圖騰泛化、政治化、神聖化的產物。可參見何根海：〈龍的初始原型為河川說——兼論龍神話的原始文化事象〉，《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2期，頁110-116。

⁴⁷ 就妖的來歷與道、佛的關係，例如第37-39回，青毛獅子，原為文殊菩薩的座騎。例如第43回，小鼉龍，與西海龍王有親緣的關係。例如第50-52回，獨角兕大王，原身是青牛，是太上老君的座騎。例如第65-66回，黃眉大王，原是南無彌勒笑和尚面前的司磬黃眉童兒。例如第68-71回，賽太歲原是觀音菩薩跨下的金毛犼。例如第74-77回，青毛獅子怪是文殊菩薩的坐騎、黃牙老象是普賢菩薩的坐騎、大鵬鵬原是如來在光焰上的護法。例如第78-79回，白鹿精，原是南極老人星的座騎。例如第88-90回，九頭獅子，原是東極妙巖宮（太乙救苦天尊）座下的九頭獅子。例如第93-95回，玉兔精原是天上的蟾宮的玉兔。以上整理的妖來歷，包括動物類，青毛獅子、青牛、金毛犼、黃牙老象、白鹿精、九頭獅子、玉兔等，他們原是天地自然化育的生命物類，在其後由動物到成為妖精，練就一身本事能飛天下地，並與佛教系列的菩薩，或道教系列的天尊、老君等有關連，這裡可看到《西遊記》的生命敘事，可溯源原始思維的萬物有靈、氣化大地觀、及與佛教、道教的關連。

⁴⁸ 林辰：《神怪小說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304-305。

⁴⁹ 蕭兵：〈無支祁哈奴曼孫悟空通考〉，頁66-82。

的鬥戰勝佛。提析這些階段可看到巨大的轉變——物類、動物類、精靈類、神聖道境，這內涵生命發展的敘事可看到相承關係的整合。而就「妖」主題，在《西遊記》小說，「妖」作為統合的共名，對「妖」的內涵，包括妖精、妖邪、妖魔，這是較經常使用；另外還包括如妖仙、妖孽、妖王、妖怪、妖神、妖魅、妖魘、妖魔怪、怪、怪物、精靈等。這裡可看到，妖、仙、魔、怪，互相併融，可互相替換著使用。⁵⁰

以妖邪為主題的探述，就個別的妖角色，或整體的妖大類，溯其源流及形象特性，角色原型或許有不同淵源的承傳，而回到《西遊記》本身，其作為經典之作，具備繼承也具開創性，其將不同淵源來歷的角色，全部統歸收束在故事開場的氣化敘事結構。以宇宙創世作為開始，首回的宇宙模式將所有角色及時空場景由此拉開序幕。《西遊記》首回展開宇宙時空的敘事軸為循環不已的宇宙模式，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一元，一元是十二萬九千六百歲，從天地的開創，萬物的萌生到欣欣向榮，到完全黑暗的俱無，接著又重新開始，如此循環不已。這個宇宙模式的天地自然，不是物質的地理環境，而是氣化生生之大地。故事的敘述詞彙：得陽氣的初生；輕清上騰，重濁下凝；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天地交合，群物皆生；到黑暗而俱無。此蘊涵以「氣」為基礎展開宇宙論架構，一陽初動，分出天氣與地氣，天地之氣交合，最後到整個黑暗的混沌。將天地之數，以生命單位「歲」的記年，這是氣之蘊化創生，具有生命特性的宇宙，而宇宙裡的天地自然，自是秉承生生氣息蘊化萬物。而歸於這樣的敘事開場，有著氣之大化生命觀，大地具有生命氣息，循此脈絡的宇宙觀生命

⁵⁰ 就「精怪」與「妖怪」原是不同的二概念，這二者間從分歧到融合的過程，梳理這個脈絡，彭磊提到：(1)「精怪」與原始思維萬物有靈說密切相關，從物活思維到變幻莫測具神祕性。(2)「妖怪」於西周春秋時期，帶有政治意味，從觀察妖異並預示吉凶，就日月星辰變動的反常，警示人世禍福興敗。總述這二概念，「精怪」承原始思維「物活」思想，發展為精靈說；「妖怪」與政治相關，以觀測到妖異作為預示吉凶。到了魏晉南北朝時，神怪信仰在此時發生的變化，鬼、神、仙、怪等，在此時呈現新時代的特徵，他們都顯得更為的現實化、人性化、人情化。在這些變化之中，「妖」觀念的變化，應該是最為凸出的。在傳統的預示吉凶之特徵之外，「妖」之觀念逐漸向「精怪」靠攏，並與之混淆起來，這二類漸趨融合。唐代以後，「妖」的融合便完成，成為穩固而廣泛的稱謂。到了《西遊記》，以「妖」為主題，為神魔系列的代表作，可看到「精怪」與「妖怪」這二個分流已完全融合。「精怪」與「妖怪」二概念的分流到融合，可見彭磊、鮮京宸：《先秦至唐五代妖怪小說研究》（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7-62。

形式，石會化育成猴，「石—猴—妖—佛」有著生命一體相承，「妖、邪、魔、怪……」可以總匯成以「妖」為共名。「正／邪」之間可以相互的轉換，發展出「治邪之邪」，發揮「祛邪輔正」。這些在《西遊記》裡，以角色化的故事演述，情節背後蘊含生命哲思內涵。

對於本草的生命觀，與氣化的大地觀，本文聚焦在「毒」（邪）的思考，而選以《西遊記》的探討，《西遊記》是論「邪」最具經典的代表作。中醫治病提出「以毒攻毒」，《西遊記》提出「以邪治邪」的方式，二者皆運用「祛邪輔正」的攻治，而此皆不是只針對某個疾病，或某個災難，前者是整個中醫藥治療的基本模式，後者是整個《西遊記》敘述的基本模式。前者著重以「毒」的治療，後者著重對「妖邪」的描述；前者成為對治病疾醫治的基本原則；後者成為化除難關度災險的基本敘述模式。《西遊記》運用「正／邪」模式，特別的是對「邪」的運用，《西遊記》從「妖邪」著眼，中醫從「毒」著眼。運用妖邪（本草之毒）的屬性，提煉所屬氣韻的偏性，導引使成為對治的良藥利方。

五、對這則醫案故事的藥性及醫理分析

就文化共同內涵的氣化論，《西遊記》的西天之路，構述出物活大地生命觀的故事敘述；在中醫上，就針灸及藥理的施治，所把握的身體觀，是氣循行的經絡身體觀。這二者的共通模式，氣通貫整個「身體／大地／宇宙」空間。氣的流動使大地與身體蓄積能量，這是身體的健康之本，也是大地的動力論，這裡可看到「氣」的分向開展及綜合的相互關連。

中醫把握的身體觀，是「脈」的經絡身體，什麼是「脈」呢？「脈」是氣的通道。從「脈」到「脈的體系化」發展，李建民（1962-）指出這不是臨床技術性的實際歸納，而是文化賦予的意義，這是氣化宇宙論思維對天人一體的摹擬和演繹。⁵¹脈的體系化，架構出身體臟腑間，氣之流通的網路，透過診脈可以知悉身體病況之疾。中藥發展出本草的治療，本草的藥物原理，透過氣性（寒、熱、溫、

⁵¹ 李建民：「脈學體系化的主要動源，不是直接來自技術的突破、及工具的精進，而是對天道的摹擬和演繹，人與天關係的重新調整的過程。」「對脈予以特定的『數』，……數術的天學介入醫學，在天人一體的宇宙論思維架構下，對人體這個摹本透過一系列數術的模擬想像以掌握。」以上摘自李建民：《發現古脈：中國古典醫學與數術身體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頁193-229、272。

涼)及氣味(辛、甘、鹹、酸、苦)，以歸經方式就藥物對特定經絡及所屬臟腑起治療的作用。唐雲(1910-1993)指出本草能增強或減弱氣在某個路徑的傳遞，實現對靶器官功能的改變。⁵²運用本草不同屬性，就藥氣味峻利偏性，作為主攻病疾或輔助。

在《西遊記》這則醫案故事，把得脈象「強而緊、澀而緩、芤且沉、浮而滑、遲而結、數而牢」，從寸關尺對應到五臟六腑，就局部病況又同時牽動整體，由氣之縱貫交織出整體的關連。朱紫國王有著「心痛、肌麻、小便赤、大便帶血」，這是屬於「症」，就疾病表現在身體部位的病恙。「有內結經閉、宿食留飲、煩滿虛寒相持」，這是屬於「病」，說明病理、病位、病勢，並歸結的提出整個病因，由驚恐憂思而起。辨證論治的審證求因，由寸關尺到五臟六腑，到每個的症狀，辨審疾病的類型，辨證整個的身體，包括疾患症狀、生理臟象、病理類型。

這則醫案的故事，就本草藥性對病症的施治，所選的主藥大黃⁵³和巴豆，⁵⁴大黃性寒，巴豆性熱，把性寒和性熱的藥調配在一起，就身體病況與所選的主藥，

⁵² 唐雲：《走近中醫：對生命和疾病的全新探索》，頁 227-228。

⁵³ 大黃，《神農本草經》：「味苦，寒。」〔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 5，草木下品，頁 322。又《名醫別錄》：「大寒，無毒。」〔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 5，草木下品，頁 322。又《神農本草經疏》：「大黃稟地之陰氣，獨厚得乎天之寒氣亦深，故其味至苦，其氣大寒而無毒。」〔明〕繆希雍著，任繼愈、傅璇琮主編：《神農本草經疏》，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25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 年），卷 10，草部下品，頁 99。又《本草綱目》：「苦，寒，無毒。」《本草綱目》裡所附諸家之說：「普曰：『神農、雷公：苦，有毒。』扁鵲：『苦，無毒。』」〔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新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1988 年），卷 17，本經下品，頁 650-651。

⁵⁴ 巴豆，《神農本草經》：「味辛，溫。」〔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頁 327。又《名醫別錄》：「生溫熟寒，有大毒。」〔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頁 327。又《神農本草經疏》：「巴豆生於盛夏六陽之令，而成於秋金之月，故味辛，氣溫得火烈剛猛之氣，故其性有大毒。別錄言：『生溫熟寒』，恐熟亦不甚寒氣，薄味厚降也。陽中陰也。」〔明〕繆希雍著，任繼愈、傅璇琮主編：《神農本草經疏》，卷 14，木部下品，頁 133。又《本草綱目》：「辛，溫，有毒。」《本草綱目》裡所附諸家之說，「普曰：『神農、歧伯、桐君：辛，有毒。』黃帝：『甘，有毒。』李當之：『熱』。元素曰：『性熱味苦，氣薄味厚。體重而沈降，陰也。』李杲曰：『性熱味辛，有大毒。浮也，陽中陽也。』時珍曰：『巴豆氣熱味辛，生猛熟緩，能吐能下，能止能行，是可升可降藥也。』」〔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頁 1174-1175。

由診脈掌握的症況，這裡按六部分候⁵⁵的敘述，分左右手寸關尺對應於臟腑，由以下表格的整理：

表一

故事 原文	脈象	左寸脈強而緊	關位脈瀋而緩	尺位脈芤且沉
	病況	中虛心痛	汗出肌麻	小便赤而大便帶血
說明		左寸脈：強而緊。緊為收斂，內有寒邪，且寒邪之甚，脈強而緊的收斂，心痛急切。	左關脈艱瀋怠緩，氣血流動不順暢，左關應肝位，肝血虛則筋不潤，血不營筋，筋肉酸麻。	左尺脈芤且沉，芤狀中空，血不能統氣，為脫血之象，「沉」是病邪往裡走，小便時時而赤，大便帶血。

故事 原文	脈象	右寸脈浮而滑	關位脈遲而結	尺位脈數而牢
	病況	內結經閉	宿食留飲	煩滿虛寒相持
說明		右寸脈：浮而滑。浮為陽，汗自出，虛而表顯，滑為實，陰氣有餘，痰涎內阻，胸膈氣壅，內結經閉，汗出不足則死。	右關遲而結。遲為陽不勝陰，脈來不及而為遲，遲而歇止為結，氣遲滯而積，中焦寒，脾胃虛，食不化，宿食留飲。	右尺數而牢。陽氣不能入陰，向外浮越，正氣不足，病在乎內，邪氣深入牢固而堅積。

⁵⁵ 六部分候的相關溯源，《黃帝內經·素問》裡有〈三部九候論〉，三部是指上部、中部、下部；九候是指每部各有三候，天、地、人三候，與經絡的對應。可參考楊維傑編譯：《黃帝內經素問譯解》，頁 176-184。到了《難經》，成書年代尚無定論，推為晚於《內經》。在〈經脈診候〉篇，提到「三部九候」，「三部」指寸、關、尺，以左右手的寸、關、尺，共計六部，就脈相的浮、中、沉，候診身體上、中、下三部位。可參見《難經》，〔周秦〕越人撰，王九思等集注：《難經集註》（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 3-4、138-140。西晉王叔和《脈經》為脈學專書，在《難經》基礎上多加闡述，總承漢代以前脈學的成就，其中六部分候，就左右的寸關尺對應於臟腑，及歸納脈象作具體說明，並將脈診與醫治的結合，整體充備脈學的理论。各臟腑與寸關尺的對應，可見〔西晉〕王叔和撰，〔宋〕林億等校：《脈經》（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 9-16。總結前述，就脈學的重要發展，舉六部候相關論點，寸關尺的切診，作為把握身體臟腑的實際臨床運用，即使後世醫者就對應於臟腑與經絡，有不同意見的分歧，然此作為實際運用於臨床的重要把握，影響甚是深遠，也是大眾對中醫脈診的基本普遍認知。

總述整個病況：上焦是中虛心痛，內結經閉；中焦是汗出肌麻，宿食留飲；下焦是小便赤而大便帶血。上焦有寒邪，寒邪之甚，引發心痛，及臟腑痰涎，胸膈氣壅，內結經閉；中焦脾胃虛，食不化而宿食留飲；下焦有實熱，病邪牢固而堅積，血無法統氣而脫血，故小便赤及大便帶血。身體兼有寒熱，有寒實和熱實。所選的用藥：就主藥的大黃和巴豆，所用其藥性，大黃味苦性寒，可以去熱結，瀉火祛痰順氣；巴豆味辛性熱，可以去寒結，蕩沉寒破結宣腸。大黃、巴豆二者皆可以去實，而不同差異在於巴豆是去寒實，大黃是熱實，這在身體寒熱錯雜時才會合用。大黃寒性可以除實熱燥結，大瀉熱邪內結；巴豆稟火性之熱，兼辛味之散，去臟腑中寒積，宿食不消，可以開通閉塞，利水穀道。就二者的相互作用，大黃味厚極寒，苦瀉通降，一則可制巴豆辛熱之毒，再則協同巴豆主攻下蕩沉積通臟腑，二者的配伍形成既相殺又相使的關係。

另舉《醫學啟源》說明本草的藥性，「大黃，氣寒味苦，其性走而不守，瀉實諸熱不通，下大腸蕩滌腸胃中熱，專治小大便，主治秘訣云：性寒味苦，氣味俱厚，沉而降，陰也。其用有四：去實熱一也，除下焦濕二也，推陳致新三也，消宿食四也。」⁵⁶「芭豆，性熱味苦，氣薄味厚，體重而沉降陰也。其用有三：導氣消積一也；去臟腑停寒二也。消化寒涼及生冷硬物，物傷三也；辛陽去胃中寒濕。」⁵⁷這裡提到大黃和大豆，二者皆具去實及除濕功效，差異在於大黃性寒可以去實熱，瀉實諸熱不通，下大腸蕩滌腸胃；巴豆性熱可以去臟腑停寒，及消化寒涼及生冷硬物。二者皆能除濕，大黃除下焦濕，巴豆去胃中寒濕。二味主藥對應於《西遊記》朱紫國王身體病狀，當病邪深入而有堅積，能化解臟腑寒熱錯雜，除濕化痰涎的阻塞，消化宿食和蕩滌腸胃。

就這帖藥方所用的輔藥：鍋灰、馬尿、天落水（雨水），這些都可以在藥書找到藥性和藥用的記載。鍋灰，藥名又叫百草霜，《本草綱目》提到「辛，溫，無毒。（主治）消化積滯。」；⁵⁸《本草圖經》：「主消化積滯」；⁵⁹《醫林纂要探源》：「瀉心降火，去妄熱，止妄血，下氣消積行痰。」⁶⁰馬尿，《本草綱目》

⁵⁶ [金]張元素：《醫學啟源》，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第10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4。

⁵⁷ 同前註，頁56。

⁵⁸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7，頁262。

⁵⁹ [宋]蘇頌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頁58。

⁶⁰ [清]汪紱：《醫林纂要探源》，收入《叢書集成三編》第10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提到「辛，微寒，有毒。」「主治：消渴，破癥堅積聚。」⁶¹天落水（雨水），《本草綱目》提到「鹹、平、無毒。」例如立春雨水「宜煎發散及補中益氣藥」，⁶²另提到不同時令的雨水，或不同地區的取水，有不同的藥用功效。故事運用的這些輔藥，可看到發揮「佐、使」，輔助加強、反制相成、和引經送達的功能，輔助除陳垢清積聚、降火除妄熱、補中益氣的作用。對這則醫案故事的用藥分析，可以看到毒作為主力的用藥，就其峻利的特性，針對病症發揮對治的功效，並且特別從互相作用來說。有毒的、無毒的，或主攻戰役，或行路前導，就病症區的熱結寒結，不同藥性發揮各自效用。

六、以君臣佐使的配伍達至「破邪歸正」之功

在《西遊記》這則醫案，可看到君臣佐使的配伍運用，發揮各自主攻或輔助的醫治之效。對於藥的「君臣佐使」，就方劑結構的溯源，在現存較早的醫書《黃帝內經》，在〈至真要大論〉曰：小制為「君一臣二」，中制為「君一臣三佐五」，大制為「君一臣三佐九」，⁶³這裡提到配伍結構，並以劑量與配伍裡的比重關係作說明。另又如較早的藥書《神農本草經》，⁶⁴在注本的序例提到「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者，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也。」⁶⁵所指出配伍運用的套式，使能達到互相調宜的合和效果。歷代藥書對此更加拓充詳備，對藥物劑量、藥物作用、配伍比例、配伍關係等，做出更清楚的闡述。就配伍的運用，在整個藥學體系具有的意義性，「『君臣佐使』在方劑配伍理論中的核心地位，標誌著方劑學從中醫學中分化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⁶⁶對藥的運用所發揮不

1997年)，頁289。

⁶¹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50，頁1525。

⁶² 同前註，卷5，頁230。

⁶³ 楊維傑編譯：〈至真要大論〉，《黃帝內經素問譯解》，頁664。

⁶⁴ 鄭金生對本草文獻的演變，他提到在戰國末期到西漢是本草著作的萌芽階段，有很多托名古代醫藥聖賢的藥物專書，東漢以後經專家整理本草書才陸續見於記載。《神農本草經》傳本產生的年代有很多爭議，比較可信的年代是在西漢到東漢之間，這本書成為東漢以後本草發展的實際源頭，其後主流本草文獻幾乎是圍繞這個核心的擴充增補修成。可參見鄭金生：《藥林外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12-13。

⁶⁵ [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1，序錄，頁9。

⁶⁶ 李超、樊巧玲：〈「君臣佐使」源流探析〉，《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第13卷第8期（2011年8

再是獨自單用一味，而是互相的組合調配，這樣的結構發揮彼此促進、制約、增強、和緩、減毒，使對病症作整體的綜合性治療。

在《西遊記》這則醫案，就配伍的運用，稱大黃為「將軍」，巴豆為「斬關奪門之將」，巴豆和大黃，以將領的稱呼，這在小說情節是如此，在很多藥書的記述，也可看到這樣的使用。例如《神農本草經疏》：「大黃氣味大苦大寒，性稟直遂，長於下通，……祛邪止暴，有撥亂反正之殊功。第其峻利之性，猛烈之氣，長驅直搗，一往不返，如武王伐紂，前徒倒戈，血流漂杵，雖應天順人，救民水火，然亦不免於未盡善之議矣。」⁶⁷這些的敘述，就藥效的發揮，其勢猛烈，行走甚速，能破、能蕩、能除，可以祛邪、止暴、撥亂，達至「破邪歸正」之功，藥書的描述用詞，將本草之行事，也如人之行事，承於天道順應人心，救百姓於水火的荼毒。

就本草藥書的記述，藥作用於身體，有如大地將軍的攻防，組成配方的君臣佐使，共組發揮攻役之效。這裡可看到本草的醫治，以文學的譬喻手法，作為醫理藥道的描述。⁶⁸對本草的藥用，以「戰爭」意象的發揮，尤其以毒性本草，作為主攻的戰將。以「戰爭」為喻的敘事，身體內景有著戰事的發生，戰爭具有「出征」意象，出征之行有守有攻，在「攻／守」間，由將領著眾兵的攻克征役，有策略的運用、分配的調宜、目標的攻克、及戰果的成績。本草方劑以戰役的敘事，戰事不是單打而是群戰，展開主攻、助攻、前導、助輔，各成員間有不同的發揮。此將身體內景作為大地戰場，將本草的擬人化，將本草攻克喻同大地戰事，使被荼毒及受傷的大地，轉於生機活絡的康健。這不只是文學的修辭技巧，其背後內涵的思想，可探溯氣化論的天地自然觀、原始思維的「物活」思想，及儒家行天道的仁義道德關連。

在這則醫案故事裡，選用大黃和巴豆作為將領，具有破敵攻克的卓越功績，藥能長驅的直搗，功效峻利猛烈，此為峻藥，多用於急症，藥書記述大黃作為將

月)，頁 163。

⁶⁷ [明] 繆希雍著，任繼愈、傅璇琮主編：《神農本草經疏》，卷 10，頁 100。

⁶⁸ 這樣的敘述修辭可歸於類比思維的運用。對於類比思維，以「此」推「彼」，就物類間具同構特性，形狀、部位、顏色、狀態、特性，有著陰陽、五行、寒熱的對應，就本草與天地自然，此可歸於氣之化育的宇宙論基礎，整個氣化大地具有生命特性，可探得相互繫屬及關連的對應性，「物從其類、同形相趨、同氣相求」，中醫藥學於此思維的運用，闡述藥性並發明新藥。

軍，卻是列其為下品藥。⁶⁹這裡可以提出的思考，藥能發揮迅捷醫治的良好效果，然而卻是列為下品藥。那什麼是上品藥呢？《本草經集注·序錄》提到上藥「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中藥「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虛羸者」；下藥「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⁷⁰這裡提到「命—性—病」的用語，可看到本草不止在治病，藥可以養性養命，這其中有著性命之學的天地之道。所提到上品藥，無毒可久服，以身安命延，卻不能即時治病；而真正能對治病疾，卻是列為下品的藥，尤其是具備毒性之藥，能發揮有如將軍攻捷克役的戰功。⁷¹《類經·論治類·治病必求於本》：「毒藥者，總括藥餌而言，凡能除病者，皆可稱為毒藥。」⁷²中醫的藥用之理，發展出「以毒攻毒」（「以邪攻邪」）對病症的治療。

把品次的問題，於「君臣佐使」結構來看，《神農本草經》提到上藥為君、中藥為臣、下藥為佐使。⁷³《黃帝內經》對此做了修正，提出「主病之為君」。在這段的記述，黃帝問曰：「方制君臣，何謂也。」歧伯的回答：「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也。」⁷⁴《黃帝內經》把主治病者歸為君位，即使是下品藥，能發揮主治病症，即可配列為君位。《黃帝內經》提出「所

⁶⁹ 《本草綱目》將大黃列為下品藥，敘其能作為將軍之用，對於大黃的釋名，引吳普：「（弘景曰）：『大黃，其色也。將軍之號，當取其駿快也。』（杲曰）：『推陳致新，如戡定禍亂，以致太平。所以有將軍之號。』」上述參考〔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17，本經下品，頁 650-651。

⁷⁰ 〔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卷 1，序錄，頁 7。

⁷¹ 張華《博物志》引《神農經》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下藥治病」。（〔晉〕張華：《博物志》，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1342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39 年），卷 7，頁 39。又葛洪《抱朴子·仙藥》引《神農四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中藥養性」、「下藥除病」。（〔晉〕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196。又陶弘景在《神農本草經集注·序錄》曰：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為倉卒之效，然而歲月將服，必獲大益。」中品藥性「治病之辭漸深，輕身之說稍薄，於服之者，祛患當速，而延齡為緩」。下品藥性「專主攻擊，毒烈之氣，傾損中和，不可恒服，疾愈則止。」同前註，頁 7-8。上述提到張華、葛洪是魏晉時期，陶弘景是南北朝時期，此時期可看到對於藥分上中下三品，已有清楚區別其差異，上藥是養命，使身安命延；中藥是養性，治病漸深，延齡為緩；下藥專主攻擊，不可久服，疾愈則止。此時期已很清楚提到「下藥除病」觀念。

⁷² 〔明〕張介賓：〈治病必求於本〉，《類經》，卷 12，頁 22、26。

⁷³ 〔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頁 7。

⁷⁴ 楊維傑編譯：〈至真要大論〉，《黃帝內經素問譯解》，頁 668。

治為主」的思維。⁷⁵針對於病疾，從治病的視角，即使是下品藥，雖然具有毒性，而以其能主攻疾病的醫治，此即是「君藥」。如此的「君位」思維，可分析有以下特性：（1）「君位」與「上品」沒有必然的關係；（2）提出「治病」的視角，針對的是醫病，最適宜攻治者，即是「君藥」；（3）所謂「君藥」，是視病疾的醫治，故隨時作調整的更替，而不是一直都是固定的。

對於君臣佐使的配伍結構，此仿古典傳統的政治倫理關係，而又有其內在的差異。對於「君藥」與品次關係，君位不一定是上品藥，並且君藥是可被替換而不是一直是固定的。舉《莊子·徐無鬼》對此的相關闡述，這篇算是年代較早的文獻，〈徐無鬼〉提到「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癰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郭慶藩（1844-1896）對這段的釋解：「時者，更也；帝者，主也；言董、桔梗、雞癰、豕零，更相為主也。」⁷⁶吳汝綸（1840-1903）曰：「『時為帝』，猶迭為貴重。」⁷⁷《莊子》提出「是時為帝者也」，郭慶藩與吳汝綸的闡述，提到藥的孰主孰從，孰貴孰賤，主藥能應時應機，所當用時無賤，無法對應時則無貴，能因應情況的調整，能針對病疾的適當藥材，即可列為主藥。這裡對於藥的選用，提到「帝」、「主」，並說明藥沒有固定的孰貴孰賤，而是對治病能有效治療，即是為主治的良藥利方，這裡可看到《莊子》與《黃帝內經》，皆以醫治的視角，所論何者為最適宜者，則為帝位（君位、主位）。⁷⁸

⁷⁵ 帝曰：「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歧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為主，適大小為制也。」這裡可看到，對於是否選擇本草毒性之藥，有毒無毒應何者為先，《黃帝內經》提到「所治為主」的思維，並配合以藥的大小劑量作施治。可見楊維傑編譯：〈至真要大論〉，頁 664。

⁷⁶ [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4年），頁 868。

⁷⁷ 陳鼓應注譯：《莊子今注今譯》下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頁 719。

⁷⁸ 《莊子》可分為內、外、雜篇，〈徐無鬼〉在《莊子》的雜篇。就《莊子》一書的作者問題，張松輝整理前人之說歸納有四種說法：（1）《莊子》書均為莊子所著；（2）內篇為莊子著，其他外篇和雜篇為莊子後學所作；（3）這三部分交相混入莊子及後學之作；（4）外篇和雜篇為莊子著，內篇是莊子後學所作。對於這本書的作者問題，雖有不同說法，但總括來看，不管是莊子本人，或後學的闡述，整體成書時間約在戰國階段。《黃帝內經》成書時間在漢朝階段，為收羅前代醫學思想的集結。這二本各是其領域重要典籍的代表，對用藥所謂「主位」（帝位、君位）上，有著相同的看法。上引張松輝的整理，可參考張松輝：《莊子考辨》（湖南：岳麓書社，1997年），頁 11-28。有關《黃帝內經》成書時間可參考山田慶兒著，廖育群、李建民編譯：《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頁 4-5。及廖育群：《歧黃醫道》（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頁 76。

《莊子·徐無鬼》用「帝」這樣的語詞，如此至極至尊的地位，卻是適時可更替，能解下其尊貴，可由其他所取代，這樣的語詞敘述背後，有著莊子哲學作根底。就組成方劑的孰主孰從，所關涉物論問的關係，可從莊子「齊物」內涵作闡述。這也可以對應於中藥的方劑，方劑的「劑」意義，與「齊」意義的關連。方劑的「劑」，《說文》提到「劑」：「齊也。」⁷⁹張介賓《類經》：「齊劑同。」⁸⁰繆希雍（約1546-1627）《神農本草經疏》提到「劑」的「齊」意義。他在「論十劑本義」提到：「劑者，從齊從刀，用以齊其不齊，而成其所以齊也。夫獨用之謂藥，合用之謂劑，而其才有長短、大小、良毒之難齊，故用有相益、相濟、相畏、相惡、相忌、相制之不同，則劑有宣、通、補、瀉、輕、重、滑、澀、燥、濕十者對治之各異。譬夫良相劑量羣才，以成治世之功，類良醫劑量羣藥，以成治病之功，其義一也。」⁸¹整理這段引文的重點：（1）「劑」，本身字形，包括「齊」字，「劑」意義，可從「齊」內涵「以齊其不齊，而成其所以齊也」作闡發。（2）就本草屬性可合用為劑，這是就彼此共組關係的發揮。（3）「藥理」有著「藥道」，把良醫劑量羣藥以成治病，與良相劑量羣才以成治功，這之間有著共通的道理。

就本草藥劑的共組發揮齊合之道，對於「齊」內涵，以下從《莊子》「齊物」概念作探述。〈齊物論〉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⁸²「齊物」所談萬物平齊，是於「生命之一體」基礎，講述「齊物」之道。賴錫三（1969-）闡述「齊物」內涵，提到「齊」並不是完全否定差異的斷頭平齊，而是從「根源處」說，萬物是同體不二，從「作用處」說，各各呈現豐盈的多元。⁸³從這樣的視角來看，所謂藥之「帝位」，就各個藥之間，雖分出主輔的輕重，「齊」的平等齊一，可從存有本身的「根源處」的同體不二來說；主輔貴賤之別，可從「作用處」的輕重調適別異的發揮來說；從這二條共構軸，發揮各自平齊又兼分出主輔的關係。就共組之藥，有主有從，有重有輕，就彼此的關連，善用所專長的彼此調和。就

⁷⁹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頁183。

⁸⁰ [明]張介賓：〈湯液醪醴病為本工為標〉，《類經·論治類》第15冊，卷12，頁31。

⁸¹ [明]繆希雍著，任繼愈、傅璇琮主編：《神農本草經疏》，卷1，頁4。

⁸² [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頁79。

⁸³ 賴錫三：〈《莊子》工夫實踐的歷程與存有論的證悟——以〈齊物論〉為核心而展開〉，《莊子靈光的當代詮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5。

藥的方劑形式，每味之藥個個獨特又相互作用，由相生相制發揮加乘的功效。

對於「君臣佐使」配伍結構，所選的本草具有毒性，可作為君位，卻是列為下品藥。君位是「更相為主」的可替換關係，這是針對於「疾病」關係，以「治病」視角，就藥具備攻役之強效而作為主力，論其為君位（帝位）的特性。以「疾病」視角而重用毒，發展出「以毒攻毒」思路，即使本草具有毒性而為下品藥，但因其有攻治疾病的迅捷之功，所以可提位為君位。就中藥的配伍結構，對「毒」的運用，在《西遊記》故事中也可看到對「邪」的運用，二者皆共同以「毒」（邪）為主力，並依相互關係調整孰是主位。

《西遊記》故事，以唐僧徒眾為模組，就共組的成員，孰是「君」位的主導，可看到因應於不同情況的調整。以取經之行來說，唐僧是重要的關鍵，這組團隊以他為中心聚合，悟空等眾都尊稱唐僧為師父，一路隨行，盡心護持。而以戰鬥主力來說，悟空是主導的總指揮，也是主要的戰鬥者，八戒作為輔助，沙僧發揮居中的協調，唐僧則是退居在後。整個成員間有如藥之配伍結構，有著相反相成，互相制約又互相促進關係。《西遊記》配伍間的相成和剋抑關係，可就「五行」闡述。將主要角色配以「五行」屬性，⁸⁴「五行」結構於《西遊記》的運用，可看到聖顯之「物活」的故事敘述。⁸⁵五行的連合，重點不在個別本身，而是整體發揮的特性。五行表現出「共在」的連動，五行結構，是「殊異」並同時「和合」。

⁸⁴ 《西遊記》將主要角色以五行的代稱：例如悟空屬「金」與「火」，對其稱呼「金」、「金公」、「心猿」（註：「心猿」的「心」，在五行配屬「火」）；八戒屬「木」，對其稱呼「木」、「木母」；沙僧屬「土」，對其稱呼「土」、「黃婆」、「刀圭」。註：「黃婆」、「刀圭」是道教煉丹的用語，屬「土」。此可見郭明志：〈刀圭與《西遊記》人物的別名代稱〉，《求是學刊》1997年第2期，頁64-69。另外，就唐僧來說，小說沒有明確提述其五行屬性，故其歸屬不是那麼清楚，學者由於不同的闡述角度，對唐僧五行屬性就有不同之說。

⁸⁵ 張平仁說到：「作者一方面明確孫悟空、豬八戒、沙僧的五行屬性，一方面又不斷消解這種明確性。……當代學人對師徒五人與五行的關係更作出了多種解釋，認為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僧、白龍馬分別對應：（1）水、金、木、土、火；（2）火、金、木、土、水；（3）水、火、木、土、金；（4）土、火、水、木、金。這樣的整理可以看出，從古至今，雖然大家熱衷於把五人與五行匹配，但匹配方式從來就沒有統一過，也沒有一種權威的視點。」五行屬性對應於主要角色，雖有眾家說法不同，然總體上可用五行來闡述角色間的互動關係。上述所引張平仁之說，可見張平仁：〈《西遊記》五行思想評析〉，《明清小說研究》2009年第1期，頁88-90。

五行運作的動力，展現「各有差異」、「歸類整併」及「連環牽動」的關係。⁸⁶

楊儒賓（1956-）提到「『五行』是中國文化裡用以統合萬物的大共名，……『五行』原本即有相生、相續，以順逆釋物之生成變化之義，……五行之物作為一種太初的真理，它既是那個時代在自然界中存在的『聖顯』（hierophany）之物，也是與人的意識構造結合在一起的神聖意象。」⁸⁷「五行」，是統合的大共名，所探源原始思維，萬物的五行屬性，作為獨立的存在，每個即是「聖顯」，具有神聖性。而此就配伍關係，雖分出主從，在五行結構上所具備機動的調整，此會消泯固化的分級，而歸於物皆源於太初的聖顯，彼此互組的生成變化，能調和出創化的更新締造，「五行」結構統合出適時的互組對應性。《西遊記》以唐僧團隊為基本模式，五行是角色屬性的本質，和對自身命運的挑戰。⁸⁸取經之行的前進，化解難險的關卡，五行元素以故事方式，闡述協合調適的整體效應，特別在越是艱難的挑戰，越是看到配伍的發揮。

就本草「毒」的運用，與《西遊記》「邪」的運用，這二者間可看到敘述比擬的同構。本草用藥進入身體的行速、攻役、戰果，具有攻克的本事，有如將軍的攻役，二方的征伐，戰場在身體空間，在大地空間。就西遊的取經空間，「正／邪」的攻防，為小說整體所採的敘述策略，所謂「正／邪」，是對應於「難」（災難、難險）來說的。小說以取經為正向，敘述本位以唐僧徒眾為主體；阻撓取經的前行，造成危難的困頓，主要用妖邪造成的災難來看。《西遊記》為演繹神魔元素的代表作，妖邪阻撓取經前行形成各種的難關，是整體小說敘事的很大特點。用「邪」概念，所稱述以妖邪為主。然而這裡應謹慎辨明的是「正／邪」的結構，「正／邪」不是對立的二極，不是絕對的分斷，因為「邪」這方有時不全是妖邪，而是菩薩的點化，菩薩化身為阻撓前行的試煉；⁸⁹或者即使是妖邪阻撓

⁸⁶ 就《西遊記》的分析，五行的連合，重點不在個體單一性，而是整體的效應，所發揮的特性：（1）相克相生；（2）多頭穩定；（3）共振網路，總體表現出「殊異」並同時「和合」。對此的詳述可見拙著：《「身體場域」的「大地行旅」——以《西遊記》「西天之路」作探討》，頁126-138、139-140。

⁸⁷ 楊儒賓：《五行原論——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論》（新北：聯經，2018年），頁12-15。

⁸⁸ 同前註，頁14。

⁸⁹ 例如第17難「四聖顯化」，黎山老母、南海菩薩、普賢菩薩、文殊菩薩這四聖，試煉唐僧是否有堅定取經之心的顯化，可見《西遊記》第23回。例如第26難「烏雞國救主」，妖精假冒烏雞國王，變了他的模樣，佔了他的位置，其原身是青毛獅子，為文殊菩薩的座騎，是如

其前行，小說敘述也提到妖邪可以倒轉為「正」，化為助其取經的力量。⁹⁰所以「邪」不能理解成全然是惡，「正／邪」不是對立，而只是作為整個原則的運用。

在這個框架裡，妖邪是造成取經之行被阻斷的主要災險，掃除難險的障礙，就是要治邪。所運用「以邪治邪」，在故事的安排，這是如來佛親點的形式，如來佛特別囑咐尋取經人的觀音菩薩，在路途中撞見神通廣大的妖魔，須是勸他學好，跟那取經人做個徒弟。⁹¹這裡可看到，不是欽點哪位聖德之神明，而特別針對妖邪，特別點出神通廣大的妖魔，此運用「妖邪治妖邪」方式。而即使有佛陀贈予的袈裟（穿了袈裟，免墮輪回）、錫杖（持有錫杖，不遭毒害），⁹²也始終有護法正神的暗中保護，⁹³在所遭遇的災損受難，很多都是極其兇險，幾乎是性命生死的攸關。能通過這一路大大小小災難，在這些隨行的護佑中，妖精是化解災難最為關鍵主力，機動性最強、調動度最快、應變性最優先，能積極主動的最先應戰，即使落為敗勢，也能展開尋求援助，此展現妖邪是對治妖邪的最有力發揮。

這樣的治邪之邪，不是惡對惡，不是惡力量間的大火拼，而是惡之邪轉成善之正，以對治造亂的妖邪（或妖邪造出的禍害）。這樣的轉換過程，「邪」往「正」的趨向。《西遊記》運用「正／邪」模式，「正／邪」在這裡，出現的最大弔詭，「正／邪」不是絕對的分立，看似對立本身，所謂的「正」，是對「邪」的最大運用。如此治邪之道，可以對應中醫藥理所採的思路——「以邪治邪」與「以毒攻毒」，對中醫藥來說，這樣的思路成為主要治療疾病的運用原則；就《西遊記》

來旨意遣他到這裡，使烏雞國王有三年災難，消解曾造的3日罪業，可見《西遊記》第37-39回。例如第46難「難辨彌猴」，假行者的出現，假行者把唐僧打到昏暈在地，又搶了行李要自行去取經，真假行者間的大戰，連眾神、玉帝、觀音菩薩等都難以分辨，後來在如來處，說破其本相為二心競鬥，才被悟空一棒打死，可見《西遊記》第57-58回。這些西天之途的難險，有時是聖者顯化造災考驗其心，有時以災難消解災難的度化，有時正亦為邪的互爭分辨。

⁹⁰ 例如八戒和悟淨都曾經是吃人的妖邪，也都曾經在唐僧取經前行路途，為主要造災的難險，是九九八十一難中的第12難和第16難。而後來成為取經成員之一，從「邪」轉成「正」。可見《西遊記》的第18-19、22回。

⁹¹ 可見《西遊記》的第8回。

⁹² 袈裟、錫杖可見《西遊記》的第8回。

⁹³ 護法正神的暗中保護，在《西遊記》提到這些是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一十八位護教伽藍，各各輪流值日聽候。例如六丁六甲在很多回數裡都出現：第15、16、21、29、37、39、61、65、75、78、79、90、99回。

故事，這樣的思路成為整個小說主要的敘述手法。對前者來說，這不能只看成純粹技術性的運用；對後者來說，這也不能只看成純粹是小說趣味奇巧的敘述。所採取「以毒攻毒」（「以邪治邪」）就本草的特性，巴豆具備毒性之偏，能作為應天順人的將軍；《西遊記》描述，妖魔的妖邪特質，也可以將功贖罪，助成取經能成羅漢成聖成佛。本草具備的毒性，能以其豐厚之偏性，成為治疾的將軍；《西遊記》描述治妖邪的妖邪，能平亂解災除難。西遊歷難的「正／邪」攻防，本草用藥進入身體的行效戰役，這之間有著哲思內涵的共同傳承演繹。

七、運用「正／邪」模式發展出「以邪制邪」的醫治

將醫學接軌到文學，於《西遊記》故事的闡發，就《西遊記》與中醫，同樣運用「邪」，發展出「以邪治邪」，二者的共同焦點：一是以「病」著眼，一是以「災難」著眼。《西遊記》故事主結構，以「災難」為主的敘述形式，就如中醫以「疾病」為主的發展治療。將中醫「病症」與《西遊記》「災難」對應，「症」在身體集中或是其他部位併發狀況，例如這個醫案故事，這些身體的部位，同時出現病恙的症狀：心痛、肌麻、小便赤、大便帶血。就如同小說敘述的難險，形成集中或局部的災損，不只在局部，有時還遍及或遠或近的不同區域，這些災損範圍，牽動到不同地域，同時受到波及和損害。⁹⁴

就病疾的身體空間，與歷難的西天場域，二者皆運用「正／邪」模式，發展出「以邪制邪」、「扶正祛邪」這樣的思路。將「病—症」關係，對應於《西遊記》取經之行的「難—災」關係，以下從「難」的結構，就個別性和總體性作闡述。就「難」的個別性，就小說的敘述結構「遭難—解難」，化解災難的方式，常不只就妖邪造成的危難著眼，就如同中醫的入手，是從多方面診治的分析證候。在《西遊記》裡，化解妖邪的災難，不只由妖邪處理妖邪，而是深究到妖邪的背後，常常關連到更根本原由，知悉何由之因、何由之過程、才能找到根本的對治之法，就整個來龍去脈的全面把握。而這每每從喚出土地神開始，就如同透過診脈，知悉更深層的臟腑經絡。土地神不只有一位，各地域都有不同的土地神，就如同脈診的寸關尺位，透過不同部位，以探悉身體的多方訊息。

⁹⁴ 例如黃風怪的三昧神風，使黃河湘江波濤翻轉，還險些刮倒幽冥的森羅殿，震動天上宮殿，仙山海島也受到波及，整個乾坤萬里江山都為之顛動，這些不同地域同時牽動受到波及和損害。〔明〕吳承恩著，徐少知校、周中明、朱彤注：《西遊記校注》，頁 409-410。

另外，就「難」之總體性，「難」雖然是最顯題的關鍵，形成主要的敘述結構，然而就故事的主旨是在取得經書，對「難」的著眼，不只在受難或解難，而是在「歷難」。⁹⁵也就是說，重點不只在「難險」，而是疏通障礙使前行通暢。道途之行的「疏通」，才是重要的關鍵。故「難」的重點，不只在「難」，而是「行」才是故事的著重。在道路行程阻塞而使之流暢，「流通」才是真正的核心，使上路之「行」通暢。這也是中醫整體醫治的思路，不在症狀，不在疾病，而是調理整個身體的陰陽表裡虛實寒熱，調理全身氣血的活絡通暢，疏理困結而使之暢通才是核心的關鍵。

中醫發展出的醫治思路，不是止於疾病，終極只是沒病，中醫的論治關乎整個生命過程，並與整體息息相關。所以，也才能理解就「醫」與「病」關係，何以會有這樣的話語：「醫病之手」，是「醫國之手」。⁹⁶《西遊記》也有提到，能「醫病」，也即在「醫國」。病況牽動出全域整體，就病所在的人，所在的家，所在的國，同是整體互通影響的關係。以這則醫案故事為例，就這個醫案於整個小說的要旨關連，探討醫病的治療，可從四個層面來說：（1）肚腹糯米飯塊（生理積滯的原由）；（2）金聖後宮（心理憂疾的原由）；（3）妖魔（行程通路上的禍害）；（4）災難（天地宇宙之爐的冶煉）。整個醫治的調理，敘事脈絡的發展，一層層探到更深內底，至整個連串起的根由。從糯米粽塊的排出，解下了生理之疾；到尋回金聖宮，化解心理憂思；到與賽太歲征戰，解決當地危害；再到

⁹⁵ 拙著：《「身體場域」的「大地行旅」——以《西遊記》「西天之路」作探討》，頁 84。

⁹⁶ 「醫病」與「醫國」的關係，可以上溯至《國語·晉語》：「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對於醫官的職責，最好的醫官是能醫治國，其次是醫治身體的疾病。見〔周〕左丘明撰，〔吳〕韋昭注：《國語·晉語八》（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 473。又例如《黃帝內經·靈樞》：「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治國、治民、與治家，這之間有相通的道理，能調理使之順暢和合，不能用逆行方式而說能治的。見楊維傑編譯：〈師傳篇〉，《黃帝內經靈樞譯解》（臺北：樂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9年），頁 265。又例如唐代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診候》曰：「古之善為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這裡提述到所謂「醫」並不是只是醫治疾病的層次，這其中有著醫理的醫道，上醫能診治國家大事，中醫能調理人事，下醫才是只就治病而治病。總承上述，從記述戰國的史書，到漢代重要醫書典籍，到後來藥王的藥學著作，皆共同闡述中醫所蘊涵的醫術有著醫道，可以治病、治人與治國。見〔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年），卷 1，序例，頁 3。

整個大化之爐的冶煉調理。⁹⁷

這裡要特別說明的是，對於「醫治」之「大化冶煉」的闡述，就悟空來說，悟空看似是醫者，在行醫的同時，他其實也在醫理自己，冶煉自己。就故事的敘述，悟空揭了昭示的皇榜為君王治病，因妖精在當地為害作亂，威脅要攝得金聖後宮，要吃盡宮中君臣及滿城黎民，國王著了驚恐致粽子團塊凝滯於內，並日夜憂思成疾。悟空診病的醫治，從切脈到開方製藥，到調理醫治君王身體的病疾，再進一步探問更根結的心理困結，親身出動擒拿為害的妖怪。雙方在戰鬥過程，妖精有厲害的三個金鈴，會放火、放煙、放沙。火光會燒人、煙又比火更毒，黃沙之厲又勝惡火和惡煙。悟空一回回用計智取，用盡氣力搏鬥，戰況甚是激烈「紅焰焰、黑沉沉、滿天煙火、徧地黃沙」，在最是兇險耗損之際，觀音菩薩的出現，收了妖精回去，並說了整個從頭至尾相互關連的病因緣由，才真正化解了這場的危難。

這則醫案從病恙之疾入手，從局部到縱貫連橫的整個治療，從身體的病疾，到心思之疾，再到與病邪的對治，再到整個根由的調理，此對應中醫的治療思路，所提出的是「辨證論治」，⁹⁸而不只是「辨症論治」。陸廣莘（1927-2014）指出「證」，「不只是疾病的症狀體征」，還包括「生理（藏象）、病理（病象）、藥理（療效或藥害）」，是「『養生的一致病的一治療的』三位一體及互相轉化過程」。中醫「辨證論治」的「證」，「是人這個主體性開放系統的整體邊界效應，是關於健康和疾病互相轉化過程的出入資訊。」⁹⁹王彥暉（1963-）提到「從證入手的調理是養生和治療渾然一體的，……由證入手必然關心整個生命過程。……完全將證置於病之下，就完全失去了證的應有之義，失去了從整體生命

⁹⁷ 在《西遊記》第70回，悟空提到：「倚天為頂地為爐」。此句點出天地正是個鼎爐的大火源，生命其實是不斷投入於此的淬煉。可參見〔明〕吳承恩著，徐少知校，周中明、朱彤注：《西遊記校注》第3冊，頁1251。

⁹⁸ 「辨證論治」可溯源從漢代張仲景《傷寒雜病論》說起，此雖不是由張仲景所提，他的書裡用的是「隨證治之」，但整體思路的建構，可說是從這裡建立的範式。一直到明代《周慎齋遺書》，在書中卷二，可看到「辨證施治」這個語詞為標題。最早的文獻記述可溯及清代章楠《醫門棒喝》，才看到這個專用詞的使用。總述可看到，張仲景建構的這個範式，為後來醫家所沿承和發揚。上述所提，可參見〔漢〕張仲景著，王叔和編：《傷寒論》（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14。〔清〕章楠：《醫門棒喝》，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第10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92。

⁹⁹ 陸廣莘：〈「證——病正症」辨〉，《中醫雜誌》1990年第4期，頁11-14。

的高度進行認識和調整生命的機會。」¹⁰⁰病疾入侵身體，身體為病邪的征戰之地。探查「症」的蹤跡，透過病理是掌握「證」的關鍵，¹⁰¹審「證」求因，是從「證」的著眼，從審「證」求「病」之本。「證」直指向的是整個生命，而不只在病邪，只是在對付病邪。

在這則故事裡，由病而起，循病的醫治，醫治的不只是病症，病症作為導引，由此層層循根整個病起緣由，追根究源的消解災難。就整個《西遊記》的故事結構，難險的發生，妖魔之邪常常是造成困結之因，而一關又一關的對治妖邪，清除障礙使路途的暢行。整個對治妖邪的過程，在災難反復的演述模式，其實出手醫治的悟空也在整部故事裡得到最大的調理和陶冶。在「大化之爐」的冶煉思路，悟空從最初的狂野放肆，經過一次次災難的歷練，最終成鬪戰勝佛。在故事的結構，可看到對於病症的整治，不只是從發生難險之災的著眼，而是從整體的相互關係來說，對患者、對醫者、對整個之國、對邪本身、對互相的參與者，都共同參與大化之爐的生命冶煉。而以最能代表的悟空來說，悟空在每次的「難險」過程，他是主力的戰鬥者，經歷每場難險過程的身心轉換。悟空在書中以「行者」代稱，對於道路阻斷的疏理通行，作為配伍和合中，最大主力之疏理流通的道行者，此以「行者」的精神作為象徵。醫者看似幫患者的治病，其實醫者也經歷這其中被調治。從這裡闡述中醫的醫治，不只是技術之學，而是其中有著大化冶煉的生命之道，這裡有著性命之學，有著應人通天之道。

八、結論

本文以「毒」的切入，對於「毒」的思考，歷代本草善於用毒，中醫體系發展出用毒的傳統和治療。本草以博物志方式的書寫，動物、植物、礦物等都可以入藥，甚至具有毒性也可以入藥，並作為主藥的運用。對「毒」的溯源，《說文》從「厚」釋義，不以絕對之惡，而以具有豐厚特性來說。中醫運用毒的偏性，以對應不同的病恙之疾，「利用藥物的偏性，來糾正人體的偏差」。¹⁰²在《西遊記》第 68 回到第 71 回，可以看到這樣的醫治之理，所選巴豆具有毒性，以大黃、巴

¹⁰⁰ 王彥暉：〈象症辨證是中醫辨證思維的關鍵〉，《中華中醫藥雜誌》第 24 卷第 10 期（2009 年 10 月），頁 1299-1302。

¹⁰¹ 張樞明：〈證的研究專家談〉，《中醫雜誌》1996 年第 7 期，頁 431。

¹⁰² 鄭金生：《藥林外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7。

豆為主藥，大黃性寒瀉火祛痰順氣，巴豆性熱蕩沉寒破結宣腸，以二者為主力的配伍形式，加上佐使的鍋灰、馬尿、天落水作為輔藥。主藥的巴豆和大黃，以「將軍」稱呼，這在小說情節是如此，在很多藥書的記述，也可看到這樣的使用。將本草之行事，也如人的行事。如此的描述形容，可看到「物活」的視角，這裡的選藥，用大黃和巴豆，具有破敵攻克的卓越功績，其藥效峻利猛烈，能達長驅的直搗，此為峻藥，多用於急症。

中醫本草的用藥，不是物質主義的思維，透過《西遊記》探討本草的文化意義，《西遊記》的天地空間，與本草的用藥思維，可溯源於氣化宇宙論，這二者間有共通模式。氣通貫整個「身體／大地／宇宙」空間，氣的流動使大地與身體蓄積能量，這是身體的健康之本，也是大地的動力論。本草的用藥之理，透過氣性（寒、熱、溫、涼）及氣味（辛、甘、鹹、酸、苦），運用本草的屬性，就藥峻利的偏性，作為主攻病疾或輔助的調和，並於配伍結構發揮更大的功效，以組成方劑的調配，透過彼此增益或抑制，對病症作整體的治療。本草藥性之毒，雖列為下品藥，卻能作為君位之藥，在配伍結構作為主力的發揮。這是以「治病」視角，善用本草之毒。中醫發展出「以毒攻毒」（「以邪攻邪」），針對病症作治療。這樣的思路，「毒」（邪）不是絕對的惡，而使其發揮「祛邪輔正」之功。

中醫從「毒」的著眼，《西遊記》從「妖邪」的著眼；中醫提出「以毒攻毒」模式，《西遊記》提供「以邪治邪」方式。中醫以「病」著眼，《西遊記》以「災難」著眼；中醫的整體醫治，調理全身氣血的活絡通暢；《西遊記》的敘述重點，不只在「難險」而是在「歷難」，疏通障礙使前行通暢；二者皆以「流通」為關鍵。毒之本草透過「君臣佐使」結構，共組發揮攻疾病之邪，本草入於身體的攻疫，有如將軍帶兵的攻役。《西遊記》的妖邪，就「正／邪」模式，所謂「正」，是對「邪」的最大運用，祛邪以輔正，妖邪作為助成取經的戰鬥主力，就共組成員的相互調和，疏通阻塞使發揮前行之功。中醫發展出氣之經絡身體觀，並運用藥之氣味及氣性，對特定部位歸經循行作治療。《西遊記》以「氣」為本質的「流動身體」特性，所詮釋西天之路，為生命能量的「氣化大地」，這裡展開大地生命敘事的故事演述。

氣化宇宙論看似抽象，然實際發用於各向度，這綜合起來可看到互通的關係，這縱貫不同的向度，以「氣」為立基，這裡有著天地哲學的大觀之道。本草用藥的醫理藥道，整個博物體系的生命哲學特性，把植物、礦物、動物……整個一體交織，其間有毒／無毒、熱性／寒性，其原是各在其位，各盡其本性，而以病疾

為召集，把不同屬性的本草共同聚集，朝著共同的攻役，奔向同個目的性，既使彼此互斥相殺克抑，也可以共存並且善用其性的發揮，尤其在面臨病疫的生死考驗，更是摧發窮盡其特長。從這樣的博物大觀，「毒」（邪）作為大共名，以概括的形式，發展出醫療的綱要總則。在對應的病邪已知已明，或即使未知未明，病邪也在不斷變異進化，對於「邪」是何者？從何方所來？何由來之？來之如何？邪者雖千變萬化，卻能在統歸涵括的大共名裡，展開醫治出手的治療。本草的大千萬有，「以毒攻毒」（以邪攻邪），攻役的相殺裡，《西遊記》故事釋義出，各盡其位，各盡其能，在生生死死裡，是敵也會是友，妖邪可以助成功業，相殺裡探述善用其特性，激盪生命的轉化，調理彼此平衡的協和之道，使路之流通暢行，整個大化裡流來通去，有著相互的共應，探述共同的進化和發展。

徵引書目

〔傳統文獻〕

- 〔春秋〕左丘明撰，〔三國〕韋昭注：《國語》，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
_____，鄔國義、胡果文、李曉路譯注：《國語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 〔周秦〕越人撰，王九思等集注：《難經集註》，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
- 〔漢〕司馬遷撰，李翰文整理：《史記》，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
-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漢書彙證》，收入《四部文明：秦漢文明卷》第13冊，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 〔漢〕張仲景著，王叔和編：《傷寒論》，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漢〕張機撰，〔晉〕王叔和集，〔宋〕林億等詮次，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新編金匱要略方論三卷》，收入《四部文明：秦漢文明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_____，蘇寶榮今注：《《說文解字》今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收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臺北：中華書局，1981年。
- 〔晉〕王叔和撰，〔宋〕林億等校：《脈經》，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
_____：《新版王叔和脈經》，臺北：文光，1992年。
- 〔晉〕張華：《博物志》，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1342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39年。
- 〔晉〕葛洪著，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梁〕陶弘景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草經集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年。
-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年。

- 〔宋〕蘇頌撰，尚志鈞輯校：《本草圖經》，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 〔金〕張元素：《醫學啟源》，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第10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明〕吳承恩著，徐少知校、周中明、朱彤注：《西遊記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6年。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新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出版，1988年。
- 〔明〕馬蒔：《難經正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第98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明〕張介賓：《類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
- 〔明〕繆希雍著，任繼愈、傅璇琮主編：《神農本草經疏》，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25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年。
- 〔清〕李延是：《脈訣匯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第99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汪紱：《醫林纂要探源》，收入《叢書集成三編》第10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
- 〔清〕章楠：《醫門棒喝》，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醫家類》第102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郭慶藩集釋：《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4年。
- 〔清〕鄭欽安：《醫法圓通》，《鄭欽安（壽全）醫學三書》，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年。

〔近人論著〕

- 王彥暉：〈象症辨證是中醫辨證思維的關鍵〉，《中華中醫藥雜誌》第10期，2009年10月，頁1299-1302。
- 王唯工：《氣的大合唱》，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
- 王櫻芬：《「身體場域」的「大地行旅」——以《西遊記》「西天之路」作探討》，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
- 何根海：〈龍的初始原型為河川說——兼論龍神話的原始文化事象〉，《中國文化研究》1999年第2期，頁110-116。

- 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
- 李建民：《發現古脈——中國古典醫學與數術身體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
- 李超、樊巧玲：〈「君臣佐使」源流探析〉，《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第13卷第8期，2011年8月，頁162-163。
- 周榮易、王嬌嬌、韓新民：〈對中藥毒性問題的思考〉，《時珍國醫國藥》2016年第7期，頁1679-1682。
- 孟揚：〈唐代藥名詩的特徵及對後代的影響〉，《華夏文化論壇》第24輯，2020年第2期，頁56-63。
- 季羨林：《季羨林文集：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 林辰：《神怪小說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 胡適：《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 范亞昆主編：《地道風物》，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
- 唐雲：《走近中醫：對生命和疾病的全新探索》，臺北：積木文化出版，2004年。
- 孫小淳：〈栗山茂久著《人體表象及希臘、中國醫學之趨異》〉，《自然科學史研究》第3期，2001年7月，頁278-282。
- 張平仁：〈《西遊記》五行思想評析〉，《明清小說研究》2009年第1期，頁86-94。
- 張松輝：《莊子考辨》，湖南：岳麓書社，1997年。
- 張樞明整理：〈證的研究專家談〉，《中醫雜誌》1996年第7期，頁430-434。
- 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 郭明志：〈刀圭與《西遊記》人物的別名代稱〉，《求是學刊》1997年第2期，頁64-69。
- 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佛教與中國文學》，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
- 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 陸廣莘：〈「證——病正症」辨〉，《中醫雜誌》1990年第4期，頁11-14。
- 彭磊、鮮京宸：《先秦至唐五代妖怪小說研究》，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2年。
- 黃信麒、蔡忠志：〈「藥」與「毒」——本草學「毒」性觀念的歷史回顧與記述模式的幾點反思〉，《中醫藥雜誌》第25卷第2期，2014年12月，頁259-273。
- 黃懷信：《鶡冠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楊維傑編譯：《黃帝內經靈樞譯解》，臺北：樂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9年。
- _____：《黃帝內經素問譯解》，臺北：樂群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0年。
- 楊儒賓：《五行原論——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論》，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 葛維鈞：〈《西遊記》孫悟空故事的印度淵源〉，《明清小說研究》2002年第4期，頁36-43。
- 廖育群：《歧黃醫道》，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
- 劉俊文：《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劉苑如：《身體·性別·階級——六朝志怪的常異論述與小說美學》，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
- 鄭金生：《藥林外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 鄭振鐸：〈西遊記的演化〉，《中國文學研究（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 魯迅：《魯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蕭兵：〈無支祁哈奴曼孫悟空通考〉，《文學評論》1982年第5期，頁66-82。
- 賴錫三：〈《莊子》工夫實踐的歷程與存有論的證悟——以〈齊物論〉為核心而展開〉，《莊子靈光的當代詮釋》，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
- 丸山敏秋：〈中國古代「氣」的特質〉，《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年。
- 山田慶兒著，廖育群、李建民編譯：《中國古代醫學的形成》，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 弗雷澤著，汪培基譯：《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臺北：久大文化、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 栗山茂久：《身體的語言——從中西文化看身體之謎》，臺北：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 湯淺泰雄著，盧瑞容譯：〈「氣之身體觀」在東亞哲學與科學中的探討——及其與西洋的比較考察〉，《中國古代思想中的氣論及身體觀》，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3年。
- 愛德華·泰勒著，連樹聲譯：《原始文化：神話、哲學、宗教、語言、藝術和習俗發展之研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Medical Record of *Journey to the West*: Humanistic Philosophy of Medical Treatment “To Cure Ills with Poison” by Herbal Medicine

Wang, Ying-Fen*

[Abstract]

The 68th to 71st chapters of *Journey to the West* mention a medical story of checking the pulse and prescribing. It adopts the “monarch, minister, assistant, and envoy” principle and selects croton, a poisonous medicine, to treat weak bodies. When herbal medicine enters the body, it advances fast, attacks, and achieves victory. Its ability to attack and conquer can be likened to a general’s attack. The selected poisonous medicine is particularly strong and effective. In the history of important medical books, the term “herbal medicine” was always dubbed in the title. Meanwhile, natural history tradition describes “poison” as a medicine that can be adopted as an effective principal drug. Furthermore, the poison in herbal medicine can cure rather than harm the body. Hence, the concept, “to cure ill with poison” which developed in the pharmacology of Chinese medicine. While poison in herbal medicine is “evil”, it is also “positive/healthy” when used in treatments. This ideology is not limited to the duality of “evil” and “positive/healthy”, but rather combines and transcends both. Herbal medicin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not mere technical prescriptions and principles. Instead, it reveals profound medical wisdom. Research on Chinese medicine can be done through literature, in this case based on *Journey to the West*. Chinese medicine proposes “to cure ill with poison”, and in *Journey to the West* this idea is modified as “to treat evil by evil”. In particular, Chinese medicine focuses on “poison”, whereas *Journey to the West* emphasizes “evil”. The similarity in their principles is apparent. With its poisonous characteristic, Chinese *Materia Medica* can also be likened

*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Literature, Zhaoqing University, Guangdong.

to a general who attacks evils in the human body. The evils in *Journey to the West* can also be atoned and become arhats, saints, or Buddha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The physical efficacy of herbal medicine shares the same origin such as that of the battles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evil”. *Journey to the West* depicts the stories of herbal medic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ing objects”. It also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views of the universe and life by its prescription of herbal medicine. The “monarch, minister, assistant, and envoy” principle harmonizes the four types of medicine by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to complete the treatment. Although poisons in herbal medicine are classified as medicines in the lowest grade, they serve as “monarchs” and can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prescription. The principle of pharmacology, prescriptions, medicine taking, curing disease, nurturing minds and sustaining life, exemplifies the unity between heaven and man, which is valid in literature as well as in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Medical Record,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o cure ills with poison”, righteousness/ evil, strengthening the body’s resistance to eliminate pathogenic factors

